

金瓶梅
五

182

10

24

第十七回

此回瓶兒云。你就如醫奴的藥一語。後文情感回中。一字不
易。遙遙對照。是作者針線處。

正寫金蓮。忽插入玉樓。奇矣。今又正寫瓶兒。忽插敬濟。絕妙
章法。然此露敬濟之來。下回遇金蓮。方寫敬濟之事。則又對
照中故為參差處。

寫西門見抄報吃驚語。又與苗青吃驚處。一字不易。見得同
類。小人一鼻孔出氣也。

正寫瓶兒。鋪排文字。乃忽作迅雷擊電之筆。一漾開去。下
謂其必如何來。保至東京矣。不謂其藏過迅雷驚電。忽又柳
絲花朵。說竹山一段勾挑話頭。文字奇絕。總不由人意慮得

寺參差
照可第
此卷首

竹山之事
在情理
柳絲花朵
不必批出

是寫瓶兒
在章法呢

乃市女
才我
服

又才子
淫而謀
者蓋可
勸世以
清心不但用
于大揮反
臣父子朋
友不少故
不亦不容
暖而竟有
逃出的

到

夫寫瓶兒必寫竹山何哉。見得淫婦人偷情。其所偷之人。大抵一時看中。便千方百計。引之入室。便思車來賄遷。其意本為淫耳。豈能為彼所偷之人。割鼻截髮。誓死相守哉。故西門一有事。而竹山之說已行。竹山一入室。瓶兒之意已中。然則其于西門。亦不過如斯。有何不解之情哉。寫淫婦人至此。令人心灰過半矣。見蓋又于人情中討出來。不特文字生法而已。

瓶兒悔寄物心。至此回方說出。然則竹山不去。瓶兒不來。月娘房中之物。尚肯一念為他人物乎。則寫竹山又為月娘寫也。

竹山必開藥店。蓋特刺入西門慶眼內也。

寫瓶兒即中竹山之計。中者見得瓶兒數日追悔已入。即未有竹山之謔。久已心中深恨。牆頭之物。輕輕脫去。而西門過河折橋之態。久已于冷處。收入眼中。如燒靈日。瓶兒儘頭。西門一手拉起。一手接酒。其前後易徹處。已全露驕矜之態。故屢屢催促者。此意也。一旦竹山開口。正中素心。宜乎有此一墜。然則寫一竹山。將前情一一襯出。故是作者襯登文字的。花樣。乃看者多向竹山身上討生活。豈不是西廂上呆講。鄭恒的一樣痴人說夢。

蔣文蕙者。聞悔而來者也。明襯瓶兒之悔。而蔣竹山者。又將逐散也。言雖暫合。而西門之元惡在側。其能久乎。必至于逐

散也。夫將逐散之人，不過借其一爲觀，豈點染耳。豈真是正經脚色。而今爲官哥之來派哉。且一百回絕不結果，照應可知矣。

官哥結胎于此。看他寫竹山脉云：似瘡非瘡，似寒非寒。白日則倦怠嗜臥，精神短少；夜晚神不守舍，夢與鬼交。若不且治，久而變爲他疾云云。明說官哥乃子虛借鬼魅之氣結胎于瓶兒腹中。其白日云云，產婦初孕之常態；夜晚云云，不明不暗，結鬼胎之原由。若不早治云云，乃竹山之語也。明言子虛化鬼胎于此，而借竹山一白出耳。奈之何俱爲其所瞞也。

第十七回

字給事劫到楊提督

李瓶兒許嫁蔣竹山

詩曰

早知君愛歇。

本自無容妬。

誰使恩情深。

今來反相誤。

愁眠羅帳曉。

泣坐金閨暮。

獨有夢中魂。

猶言意如故。

話說五月二十日，帥府周守備生日，西門慶封五星分資兩方手帕，揀選衣帽齊整，騎上大白馬，四個小廝跟隨往他家拜壽。席間也有夏提刑、張團練、荆千戶、賀千戶一班武官兒飲酒，鼓樂迎接。搬演戲文，玳安接了衣裳，回馬來家。到日西時分，又騎馬接去走到西街口上，撞見馮媽媽問道：「馮媽媽那里去？」馮媽媽道：「你二娘使我來請你爹，顧銀匠整理頭面完備，今日送來，請你爹那里瞧。」

去你二娘還和你爹說話哩。玳安道：俺爹今日在守備府周老爺處吃酒，我如今接去。你老人家回罷。等我到那里對爹說就是了。馮媽媽道：累你好歹說聲。你二娘等着哩。這玳安打馬逕到守備府。眾官員正飲酒間，玳安走到西門慶席前說道：小的回馬家來時，在街口撞遇馮媽媽。二娘使了來說，顧銀匠送了頭面來了。請爹瞧去，還要和爹說話哩。西門慶聽了，就要起身。周守備那里肯放，攔門拿巨杯相勸。西門慶道：蒙大人見賜，寧可飲一杯。還有些小事，不能盡情。恕罪。恕罪。于是一飲而盡。辭周守備上馬，逕到李瓶兒家。婦人接着茶湯，畢。西門慶吩咐玳安回馬家去。明日來接玳安去了。李瓶兒叫迎春盒兒內取出頭面來，與西門慶過目。黃烘烘、火焰般一付好頭面，收過去。單等二十四日行禮出月初

四日，准娶婦人。滿心歡喜，連忙安排酒來，和西門慶暢飲。開懷吃了。一回，使了鬘房中，揀抹涼蓆乾淨，兩個在紗帳之中，香焚蘭麝，衾展綃綃，脫去衣裳，並肩疊股飲酒調笑。良久，春色橫眉，淫心蕩漾。西門慶先和婦人雲雨一回，然後乘著酒興，坐于床上，令婦人橫軀于蓆之上，與他品蕭。但見

不竹不絲不石

肉音別自唔呖

流蘇瑟瑟碧紗垂

辯不出宮商角徵羽

一點櫻桃欲綻

纖纖十指頻移

深吞添吐兩情痴

不覺靈犀味美

西門慶醉中戲問婦人：當初花子虛在時，和他幹此事，不幹婦人道。他逐日睡生夢死，奴那里耐煩和他幹這營生。他每日只在外

許多箱籠在家中。大娘使我來請爹快去計較話哩。

看上面寫道

卷生陳洪頓首書奉

大德西門親家台覽餘情不敘茲因邊關告警搶過雄州地界兵部王尚書不發救兵失候軍机連累朝中楊老爺俱被科道官叅劾大重

聖旨惱怒拿下南牢監禁會同三法司審問其門下親族用事人等俱照例發邊衛充軍生一聞消息舉家驚惶無處可投先打發小兒令愛隨身箱籠家活暫借親家府上寄寓生即上京投在姐夫張世廉處打聽示下待事務寧帖之日回家恩有重報不敢有忘誠恐縣中有甚聲色生令小兒另外具銀五百兩相煩親家費心處料容當叩報沒齒不忘灯下草草不宣

仲夏二十日洪拜手

西門慶看了慌了手脚教吳月娘安排酒飯管待女兒女婿就令

家下人等打掃厨前東廂房三間請與他兩口兒居住把箱籠細

軟都收拾月娘上房來陳敬濟取出他那五百兩銀子交與西門

慶打點使用西門慶叫了吳主管來與他五兩銀子教他連夜往

縣中承行房裏抄錄一張東京行下來的文書即報來看上面端

的寫的是甚言語兵科給事中宇文虛中等一本懇乞宸斷重誅

誤國權奸以振本兵以消邊患事臣聞邊境之禍自古有之周

之太原漢之陰山唐之河東迨及五代而刻無寧日至我

皇宋建國干戈浸於四境者已非一日然未聞內無蛙蠹而外有

腐朽之患者語云霜降而堂鐘鳴雨下而柱礎潤迺吉逆凶必

然之理譬若病夫腹心之疾已久元氣內消風寒外入四肢百

北箱籠細
都收拾了
家下人等
打掃厨前
東廂房三
間請與他
兩口兒居
住把箱籠
細軟都收
拾月娘上
房來陳敬
濟取出他
那五百兩
銀子交與
西門慶打
點使用西
門慶叫了
吳主管來
與他五兩
銀子教他
連夜往縣
中承行房
裏抄錄一
張東京行
下來的文
書即報來
看上面端
的寫的是
甚言語兵
科給事中
宇文虛中
等一本懇
乞宸斷重
誅誤國權
奸以振本
兵以消邊
患事臣聞
邊境之禍
自古有之
周之太原
漢之陰山
唐之河東
迨及五代
而刻無寧
日至我皇
宋建國干
戈浸於四
境者已非
一日然未
聞內無蛙
蠹而外有
腐朽之患
者語云霜
降而堂鐘
鳴雨下而
柱礎潤迺
吉逆凶必
然之理譬
若病夫腹
心之疾已
久元氣內
消風寒外
入四肢百

骸無非受病雖虛扁莫之能救焉能久乎今天下之勢正猶病
夫疴羸之極矣君猶元首也輔臣猶腹心也百官猶四肢也

陛下端拱于九重之上百官庶政各盡職于下元氣內克榮衛外

扞則虜患何繇而至哉今招兵戈之患者莫如崇正殿大學士

蔡京者本以儉邪奸險之資濟以寡廉鮮恥之行讒諂面諛上

不能輔君當道贊元理化下不能宣德布政保愛元元徒以利

祿自資希寵固位樹黨懷奸蒙蔽欺君中傷善類忠士爲之解

體四海爲之寒心僻翽朱紫萃聚一門通者河湟失議主議伐

東內割三郡郭藥師之叛卒致金國言盟兩失和好此皆誤國

之大者皆繇京之不職也王黼貪庸無賴行比俳優蒙京汲引

薦居政府未幾謬掌本兵惟事慕位苟安終無一籌可展迺者

張達殘于太原爲之張皇失散今兵犯內地則又挈妻子南下

爲自全之計其誤國之罪可勝誅戮楊戩本以紉袴膏梁叨承

祖蔭憑藉寵靈典司兵柄濫膺闕外大姦似忠怯懦無比此三

臣者皆朋黨固結內外蒙蔽爲

陛下腹心之蠱者也數年以來招災致異喪本傷元殺重賦煩生

民離散盜賊猖獗舉兵犯順天下之膏腴已盡國家之綱紀廢

弛雖擢髮不足以數京等之罪也臣等待罪該科備員諫職徒

以目擊奸臣誤國而不爲

皇上陳之則上辜君父之恩下負平生所學伏乞宸斷將京等一

于黨惡人犯或下廷尉以示薄罰或致極典以彰顯戮或照例

枷號或投之荒裔以禦魑魅庶天意可回人心暢快國法以正

味罵其奸
而一宰
失之迷聖主
能偏聽信

不職以此

子手

達挈妻
下一案之案
一吏指之
人不能由
不實之證而
也當時之患
難患而才不
何尤天也

虜患自消天下幸甚臣民幸甚奉

聖旨蔡京姑留輔政王黼楊戩着拿送三法司會問明白來說欽此欽遵續該三法司會問過并黨惡人犯王黼楊戩木兵不職縱兵深入荼毒生民損兵折將失陷內地律應處斬手下壞事家人書辦官祿親黨董升盧虎楊盛龐宣韓宗仁陳洪黃玉劉盛趙弘道等查出有名各人犯俱問擬枷號一個月滿日發邊衛克軍便誤一表

西門慶不看萬事皆休看了耳邊廂只聽廳的一聲魂鬼不知往那里去了此與又與苗青就是

驚傷六葉連肝肺

嚇壞三毛七孔心

當下即忙打點金銀簪玩戲裝停當把家人來保來旺叫到臥房

中悄悄分付如此這般僱頭口星夜上東京打聽消息不消到你陳親家老爹下處但有不好聲色取巧打點停當速來回報又與了他二人二十兩銀子絕早五更僱腳夫起程上東京去了不在話下西門慶通一夜不曾睡着到次日早分付來昭賁四把花園工程止住各項匠人都且回去不做了每日將大門緊閉家下人無事亦不許往外去西門慶只在房裡走來走去憂上加憂悶上添悶如熱地蜈蚣一般把娶李瓶兒的勾當丟在九霄雲外去了妙絕吳月娘見他愁眉不展面帶憂容只得寬慰他說道他陳親家那邊爲事各人寬有頭債有主你也不須焦愁如此西門慶道你婦人家知道些甚麼陳親家是我的親家女兒女婿兩個業障來咱家住着平昔街坊鄰舍惱咱的極多常言机兒不快梭兒快

娶親兒乃
之英雄也
似子虎等
敢如此
武大子處

西門不以此
為要必以
等為念必
以其家事
此為有情
方有智多
作也
西門也
既人之大
而忽諸

打着羊駒駝戰倘有小人指擲拔樹尋根你我身家不保嘗小人何
知正是關門家裏坐禍從天上來這里西門慶在家納悶不題
又煞佳文且說李瓶兒等了一日兩日不見動靜一連使馮媽媽
字奇絕來了兩遍大門關得鉄桶相似等了半日沒一個人牙兒出來竟
不知怎的看看到二十四日李瓶兒又使馮媽媽送頭面來就請
西門慶過去說話叫門不開立在對過房簷下等少頃只見玳安
出來飲馬看見便問馮媽媽你來做甚麼馮媽媽說你二娘使我
送頭面來怎的不見動靜請你爹過去說話哩玳安道俺爹連日
有些事兒不得閒你老人家還拿頭面去等我飲馬回來對俺爹
說就是了馮媽媽道好哥哥我在這里等着你看你拿進頭面去和你
爹說去你二娘那里好不惱他哩玳安一面把馬拴下走到裏

邊半日出來道對爹說了頭面爹收下了教你上覆二娘再待幾
日兒我爹出來往二娘那里說話這馮媽媽一直走來此所為不
回了婦人話婦人又等了幾日看看五月將盡六月初旬朝懸暮
盼音信全無夢攘魂勞佳期間阻正是

懶把娥眉掃

羞將粉臉勻

滿懷幽恨積

憔悴玉精神

婦人盼不見西門慶來每日茶飯頓減精神恍惚到晚夕孤眠枕
上展轉躊躇忽聽外邊打門彷彿見西門慶來到婦人迎門笑接
携手進房問其爽約之情各訴衷腸之語綢繆繆繆徹夜歡娛鷄
鳴天曉便抽身回去婦人恍然驚覺大呼一聲精魂已失馮媽媽
聽見慌忙進房來看婦人說道西門爹他剛纔出去你關上門不

會馮媽媽道娘子想得心迷了那里得大官人來影兒也沒有婦人自此夢境隨邪夜夜有狐狸假名抵姓攝其精髓漸漸形容黃瘦飲食不進臥床不起馮媽媽向婦人說請了大街口蔣竹山來看其人年不上三十生的五短身材人物飄逸極是輕浮狂詐請入臥室婦人則霧鬢雲鬟擁衾而臥似不勝憂愁之狀茶湯已罷了鬢安放褥旬竹山就床胗視脈息畢因見婦人生有姿色便開言說道學生適胗病源娘子肝脈弦出寸口而洪大厥陰脈出寸口久上魚際主六慾七情所致便如一岐黃者面談文情狡猾至此陰陽交爭乍寒乍熱似有鬱結于中而不遂之意也似瘧非瘧似寒非寒白日則倦怠嗜臥精神短少夜晚神不守舍夢與鬼交官哥結胎在此若子虛投胎在此若不早治久而變爲骨蒸之疾必有屬纏之憂矣可惜可惜婦人道

有累先生俯賜良劑奴好了重加酬謝竹山道學生無不用心娘子若服了我的藥必然貴體全安說畢起身這里送藥金五星使馮媽媽討將藥來婦人晚間吃了藥下去夜裡得睡便不驚恐漸漸飲食加添起來梳頭走動那消數日精神復舊一日安排了一席酒餚備下三兩銀子使馮媽媽請過竹山來何必相謝蔣竹山請來自從與婦人看病懷覬覦之心已非一日一聞其請卽具服而往延之中堂婦人盛粧出見道了萬福茶湯兩換請入房中酒餚已陳麝蘭香藹小小鬢綉春在傍描金盤內托出三兩白金婦人高擎玉盞向前施禮說道前日奴家心中不好蒙賜良劑服之見效今粗治了一杯水酒請過先生來知謝知謝竹山道此是學生分內之事理當措置何必計較因見三兩謝禮說道這個學生怎麼

敢領婦人道些須微意不成禮數萬望先生笑納辭讓了半日竹
竹方纔收了婦人遞酒安下坐次飲過三巡竹山偷眼睨視婦人
粉粧玉琢嬌艷動人先用言以挑之因道學生不敢動問娘子青
春幾何婦人道奴虛度二十四歲竹山道似娘子這等妙年生長
深閨處于富定何事不遂而前日有此鬱結不足之病婦人聽了
微笑道不瞞先生奴因拙夫棄世家事蕭條獨自一身憂愁思慮
何得無病竹山道原來娘子夫主歿了多少時了婦人道拙夫從
去歲十一月得傷寒病死了今已八个月竹山道曾吃誰的藥來
婦人道大街上胡先生竹山道是那東街上劉太監房子住的胡
鬼嘴兒他又不是我太醫院出身知道甚麼脈如娘子怎的請他
婦人道也是因街坊上人薦舉請他來看還是出大夫又命下子也

非娘子
良為有
話名子如
忘者

事竹山又道娘子也還有子女沒有婦人道兒女俱無竹山道可
惜娘子這般青春妙齡之際獨自孀居又無所出何不尋其別進
之路甘為幽閨豈不生病婦人道奴近日也講着親事早晚過門
竹山便道動問娘子與何人作親婦人道是縣前開生藥舖西門
大官人竹山聽了道苦哉苦哉娘子因何嫁他學生常在他家看
病最知詳細此人專在縣中包攬說事廣放私債販賣人口家中
了頭不算大小五六个老婆着緊打倘提兒稍不中意就令媒人
領出賣了就是打老婆的班頭坑婦女的領袖娘子早是對我說
不然進入他家如飛鷁投火一般坑你上不上下不下那時悔之
晚矣況近日他親家那邊為事干連在家躲避不出房子蓋的半
落不合的都丟下了東京關下文書坐落府縣拿人到明日他蓋

這房子多是入官處在此抄沒的數兒娘子沒來由嫁他做甚一篇話把婦人說的閉口無言況且許多東西丟在他家尋思半晌

暗中跌脚則前文熱急大半自悔因知子言非謬嗔怪道一替兩替請着他他不來他

家中爲事哩又見竹山語言活動一團謙恭奴明日若嫁得這樣

个人也罷了不知他有妻室沒有因說道既蒙先生指教奴家感

戴不淺倘有甚相知人家舉保來說奴無有个不依之理竹山乘

機請問不知要何等樣人家學生打聽的實好來這裡說婦人道

人家到也不論大小只要像先生這般人物的這蔣竹山不聽便

罷聽了此言歡喜的滿心癢不知搔處慌忙走下席來雙膝跪下

告道不瞞娘子說學生內幃失助中饋之人鰥居已久子息全無

倘蒙娘子垂憐肯結秦晉之緣足稱平生之願學生雖脚環結草

不敢有忘婦人笑笑以手拂之說道且請起未審先生鰥居几時

貴庚多少既要做親須得要个保山來說方成禮數竹山又跪下

哀告道學生行年二十九歲正月二十七日卯時建生不幸去年

荆妻已故家緣貧乏實出寒微今既蒙金諾之言何用水人之講

婦人笑道你既無錢我這里有个媽媽姓馮拉他做个媒証也不

消你行聘擇个吉日良時招你進來入門爲贅你意下若何這蔣

竹山連忙倒身下拜娘子就如同學生重生父母再長爹娘風世

有緣三生大幸矣一面兩個在房中各遞了一杯交歡酒已成其

親事竹山飲至天晚回家婦人這里與馮媽媽商議說西門慶如

此這般爲事吉凶難保况且奴家這邊没人不好了一場險不喪

了性命爲今之計不如把這位先生招他進來有何不可到次日

已想吃了極笑故一男鬼均一妻丈夫一婦人

就使馮媽媽遞信過去。擇六月十八日大好日子。把蔣竹山倒踏門招進來。成其夫婦。過了三日。婦人婆了三百兩銀子。與竹山打開兩間門面。店內煥然一新。初時往人家看病。只是走後來買了一疋。駢兒騎着在街上往來。不在話下。一節花團錦簇。却如此過節結煞奇絕。正是
一窪死水全無浪
也有春風擺動時

以金瓶二人之淫。歎之。原犯人類。又被
作此一寫。真於猿子。不如此。何別猿子。當有
猿子之恥。此二淫。連猿子之恥。二名也。西門
徑折之為能。而不遠。此其奈。以西門。

第十八回

此回上牛。乃收拾東京之事也。夫東京一波。作者因難兒嫁來。嫌其太促。恐使文情不生動。故又生出一波。作間因。即欲以敬濟作間。庶可合此一筆。蓋東京一波。為敬濟而生。敬濟一筆。借瓶兒而入。今竹山一事。又借東京一事而起。然竹山已贅敬濟。已來則東京一波。若不及早收拾。將何底止。故此回首。即收拾也。

收拾東京後。其不寫瓶兒。趨勢將敬濟金蓮一寫。文字又有得渡。即渡之法。總是爽快也。

夫西門閉門一月。情事及完後。如何描寫。看他止用伯爵等。假作尋問語。則前後事情如畫。而十兄弟身分。又於冷閒中。

映出

寫西門悔恨與月娘一味昧心全不記寄放物事的念頭各各如書

寫敬濟見金蓮却大書月娘叫人請來先又補西門不許無事入後堂一步後又寫見西門回家慌忙打發他從後出去寫月娘壞事真罪不容誅矣又大書叫玉樓金蓮與敬濟相見看牌世之看金瓶梅者謂月娘為作者所許之人吾不敢知也這力本涉盜奸邪之全不寬也之等字人有

第十八回

西門罪案
賂相府西門脫禍

月娘罪案
見嬌娘敬濟銷魂

詞曰

有个人人海棠標韻飛燕輕盈酒量潮紅羞蛾一笑生春可為侯無限傷心更說甚巫山楚雲斗帳香銷紗窗月冷着意溫存

右調柳梢青

話分兩頭不說將竹山在李瓶兒家招贅單表來保來旺二人上東京打點朝登紫陌暮踐紅塵一日到東京進了萬壽門投旅店安歇次日日街前打聽只聽見街談巷議都說兵部王尚書昨日會問明白聖旨下來秋後處決止有楊提督名下親族人等未曾拿完尚未定奪來保等二人把禮物打在自己身邊急來到蔡府門首舊時幹事來了兩遍道路入熟前立在龍德街牌樓底下探聽府中消息少頃只見一个青衣人慌慌打府中出來往東去了來保認得是楊提督府裡親隨楊幹辦待要叫住問他一聲事情如何

因家主未曾分付。以此不言語放過他去了。借他一引。若必遲了。欲說話便遲了。

半日兩個走到府門前。望着守門官深深唱個喏。動問一聲太師老爺在家不在。那守門官道老爺朝中議事未回。你問怎的來。保又問道。管家翟爺請出來。小人見見有事。稟白那官吏道。管家翟叔叔也不在了。來保見他不肯實說。曉得是要些東西。可就向袖中取出一兩銀子。遞與他。那官吏接了。便問你要見老爺是要見學士。大爺。老爺便是。大管家翟爺稟大爺的事。便是內外管家高安。稟各有所掌。求一翟爺沒錢便不可得。一兩銀頭出便況老爺朝中未回。止有學士大爺在家。你有甚事。頭我替你請出。官家來。稟見大爺。也是一般。這來保就借情說道。我是提督楊爺府中。有事。稟見官吏聽了。不敢怠慢。即進入府中。良久只見高安出來。

來保慌忙施禮。遞上十兩紋銀子。說道。小人是楊爺的親同楊幹

辦一路來。見老爺討緘信。因後邊吃飯來遲了一步。不想他先來

了。所以不曾趕得上。高安接了禮物。說道。十兩頭便不楊幹辦只

剛纔去了。太老爺還未散朝。你且待待我引你再見見大爺罷。一

面。即把來保領到第二層大所傍邊。另一座儀門進去。坐北朝南

到三間敞所。綠油欄杆。朱紅牌額。石青填地。金字大書。天子賜御

筆欽賜學士蔡堂四字。原來蔡京兒子蔡攸也是寵臣。就見為祥

和豐學士兼禮部尚書提點太乙宮使。來保在門牆外伺候。高安

先入說了出來。然後喚來保入見。當所跪下。見蔡攸深衣軟巾。坐

于堂上。問道。你是那里來的。來保稟道。只小人是楊爺的親家陳

洪的家人。同府中楊幹辦來。稟見太老爺討信。不想楊幹辦先來

見了小人趕來後見因向袖中取出揭帖遞上蔡攸見上面寫着白米五百石叫來保近前說道蔡老爺亦因言官論列連日迴避閣中之事并昨日三法司會問都是右相李爺秉筆楊老爺的事昨日內裏有消息出來聖上寬恩另有處分了其手下用事有名人犯待查明問罪你還到李爺那里去說來保只顧磕頭道小的不認的李爺府中望爺憐憫看家楊老爺分上蔡攸道你去到大漢橋邊北高坡大門樓處問聲當朝右相資政殿大學士兼禮部尚書諱邦彥的你李爺誰是不知道也罷我這里還差個人同你去即令祇候官呈過一紙使了圖書就差管家高安同去見李爺如此替他說那高安承應下了同來保出了府門叫了來旺帶着禮物轉過龍德街逕到天漢橋李邦彥門首正值邦彥朝散纔來

家穿大紅綢紗袍腰繫玉帶送出一位公卿上轎而去回到所上門吏稟報說學士蔡大爺差管家來見先叫高安進去說了回話然後喚來保來旺進見跪在所臺下高安就在傍邊送上蔡攸封緘并禮物揭帖來保下邊就把禮物呈上邦彥看了說道你蔡大爺分上又是你楊老爺親我怎麼好受此禮物况你楊爺昨日聖心回動已沒事但只手下之人科道參語甚重已定問發几个卽令堂候官取過昨日科中送的那几个名字與他瞧上寫着王黼名下書辦官董昇家人王康班頭黃玉楊戩名下壞事書辦官盧虎幹辦楊盛府掾韓宗仁趙弘道班頭劉成親黨陳洪西門慶胡四等因一人請皆鷹犬之徒狐假虎威之輩乞勅下法司將一千人犯或投之荒裔以禦魍魎或置之典刑以正國法來保見了慌

的只顧磕頭告道小人就是西門慶家人望老爺開天地之心超
生性命則个高安又替他跪稟一次邦彥見五百兩金銀只買一
个名字如何不做分上即令左右檯書案過來取筆將文卷上西
門慶名字改作賈廉寫盡舞文之巧一面收下禮物去邦彥打發來保等
出來就拿回帖同學士賞了高安來保來旺一封五兩銀子來保
路上作辭高官家回到客店收拾行李還了房錢星夜回清河縣
來家見西門慶把東京所幹的事從頭說了一遍西門慶听了如
提在冷水盆內向月娘說早時使人去打點不然怎了正是這回
西門慶性命有如

落日已沉西門外

却被扶桑喚出來

于是一塊石頭方纔落地過了兩日門也不關了花園照的還蓋

漸漸出來街上走動一日武安騎馬打獅子街過看見李瓶兒門

首開个大生藥舖裡邊堆着許多生熟藥材朱紅小櫃油漆牌扁
唱着幌子甚是熱鬧歸來與西門慶說還不知招贅將竹山一節
只說二娘搭了个新夥計開个生藥舖西門慶听了半信不信又

引一日七月中旬金風淅淅玉露冷冷西門慶正騎馬街上走着
撞見應伯爵謝希大兩個叫住下馬唱喏問道又作一小哥一向

怎的不見兄弟到府上几遍見大門關着又不敢叫整悶了這些

時端的哥在家做甚事戲竹山且知况伯爵嫂子要進來不會也

不請兄弟們吃酒西門慶道不好告訴的因舍親陳宅那邊為些

閒事替他亂了几日親事另改日期了伯爵道兄弟們不知哥吃

驚今日既撞遇哥兄弟二人肯空放了如今請哥同到裡邊吳銀

姐那里吃三杯權當解悶不由分說把西門慶拉進院中來正是

高謝樽開歌妓迎

謾誇解語一含情

纖手傳杯分竹葉

一簾秋水浸桃笙

當日西門慶被二人拉到吳銀兒家吃了一日酒到日暮時分已帶半酣纔放出來打馬正走到東街口上撞見馮媽媽從南來走得甚慌西門慶勒住馬問道你那里去馮媽媽道二娘使我往門外寺裡魚籃會替過世二爺燒箱庫去來西門慶醉中道你二娘在家好麼我明日和他說話去馮媽媽道還說甚麼好把个現現成成做熟了飯的親事吃人掇了鍋兒去了西門慶听了失驚問道莫不他嫁人去了馮媽媽道二娘那等使老身送過頭面往你家去了幾回不見你大門關着對大官兒說進去教你早動身你不依却教別人成了你還說甚的西門慶道是誰馮媽媽悉把半夜三更婦人被狐狸纏着染病看看至死怎的請了蔣竹山來看吃了他的藥怎的好了某日怎的倒踏門招進來成其夫婦見今二娘拿出三百兩銀子與他開了生藥舖從頭至尾說了一遍怎的又與說這西門慶不听得罷听了氣的在馬上只是跌腳叫道苦哉你嫁別人我也不惱如何嫁那矮忘人他有甚麼也解于是一直打馬來家剛下馬進儀門只見吳月娘孟玉樓潘金蓮并西門大姐四個在前所天井內月下跳馬索兒耍子見西門慶來家月娘玉樓大姐三個都往後走了只有金蓮不去且扶着庭柱兜鞋被西門慶帶酒罵道淫婦們開的聲喚平白跳甚麼百索兒趕上金蓮踢了兩腳走到後邊也不往月娘房中去脫衣裳走在

西廂一間書房內，要了鋪蓋，那里宿歇，打了頭罵小廝，只是沒好氣。妙絕只此一映便衆婦人同站在一處，都甚是着急，不知是那緣故。吳月娘埋怨金蓮：「你見他進門有酒了，兩三步拔開一邊，便了，還只顧在跟前笑成一塊，且提鞋兒，却教他蝗蟲螞蚱一例都罵着。」玉樓道：「罵我們也罷，如何連大姐姐也罵起淫婦來了？沒槽道的行貨子。」金蓮接過來道：「這一家子只是我好欺負的一般。三個人在這里，只踢我一个兒。那個偏受用着甚麼？也怎的？月娘就惱了，說道：『你頭裏何不叫他連我踢？不是你沒偏受用，誰偏受用？怎的賊不識高低貨？』」映出我到不言語，你只顧噙頭子，唧哩噥喇的。金蓮見月娘惱了，便把話兒來撫說道：「姐姐，不是這等說。他不知那里因着甚麼，頭裏只拿我氣，要便睜着眼望着俺，叫于

也要打個臭死，萬也要打個臭死。月娘道：「誰教你只要朝他來，他

不打你，却打狗不成？」

後文進

玉樓道：「大姐姐且叫了小廝來問他

聲，今日在誰家吃酒來？早辰好好出去，如何來家，恁个腔兒，不一

時把玳安叫到跟前，月娘罵道：「賊囚根子，你不實說，教大小廝來

拷打你，和平安兒，每人都是十板。」玳安道：「娘休打待小的，實說了

罷。」玳安今日和應二叔們都在院裏與家吃酒，散了來在東街口上

撞遇馬媽媽，說花二娘等爹不去，嫁了大街住的蔣太醫。爹一

路上惱的了，不的月娘道：「信那沒廉恥的淫婦，浪着嫁了漢子，

來家拿人，教氣玳安。」道：「二娘沒嫁蔣太醫，他倒踏門招進去了，

如今二娘與了他本錢，開了好不興的生藥舖，我來家告爹說，爹

還不信。孟玉樓道：「論起來，男子漢死了多少時兒，服也還未滿，就

非還是
厚玉樓
未能滿
夢說人

招之計自
起至出
蓮為叔

嫁人使不得的

玉樓失檢點
受辱宜矣

月娘道如今年程論的甚麼使的使

不的漢子孝服未滿浪着嫁人的纔一個兒

月娘豈忠
厚人乎

淫婦成日

和漢子酒裡眠酒裡臥的人他原守的甚麼貞節看官聽說月娘

這一句話一棒打着兩個人孟玉樓與潘金蓮都是孝服不曾滿

再醮人的听了此言未免各人懷着慚愧歸房不在話下正是

不如意事常八九

可與人言無二三

却說西門慶當晚在前邊廂房睡了一夜到次日把女婿陳敬濟

安他在花園中同貢四管工記帳換下來保教他看守大門西門

大姐白日裡便在後邊和月娘眾人一處吃飯晚夕歸到前邊廂

房中歇陳敬濟每日只在花園管工非呼喚不敢進入中堂月娘

了殺飲食都是內裡小廝拿出來吃所以西門慶主下這几房婦

人都不曾見面一日西門慶不在家與提刑所賀千戶送行去了

月娘因陳敬濟一向管工辛苦不曾安排一頓飯兒陪勞他向孟

玉樓李嬌兒說待要管又說我多攬事我待欲不管又有不

殺娘可人家的孩兒在你家每日起早睡晚辛辛苦苦替你家打勤

勞兒那個興心知慰他一知慰兒也怎的玉樓道姐姐你是不當

家的人你不上心誰上心月娘于是分付厨下安排了一桌酒餚

點心午間請敬濟進來吃一頓飯這陳敬濟撇了工程教書四看

管進到後邊參見月娘作揖畢旁邊坐下小玉拿茶來吃了安放

桌兒拿疏菜按酒上來月娘道姐夫每日管工辛苦要請姐夫進

來坐坐白不得個閒今日你爹不在家無事治了一杯水酒權與

姐夫酌勞敬濟道兒子蒙爹娘抬舉有甚勞苦這等費心月娘陪

嘴含清笑
大姐這
真臭也

着他吃了一回酒月娘使小玉請大姑娘來這里坐小玉道大姑
娘使着手就來少頃只听房中抹得牌响敬濟便問誰人抹牌月
娘道是大姐與王簫子頭弄牌敬濟道你看沒分曉娘這里呼喚
不來且在房中抹牌不一時大姐掀簾子出來與他女婿對面坐
下一同飲酒月娘便問大姐陳姐夫也會看牌不會鳥盡婦人壞事大姐
道他也知道些香臭兒月娘只知敬濟是志誠的女婿却不道這
小夥子兒詩詞歌賦雙陸象棋抹牌道字無不通曉陳洪正是

白幼乖滑伶俐

風流博浪牢成

愛穿鴨綠出爐銀

雙陸象棋幫襯

琵琶笙箏簫管

彈丸走馬貪情

只有一件不堪聞

見了佳人是命

月娘便道既是姐夫會看牌何不進去叫門看一殺敬濟道娘

和大姐看罷兒子却不當月娘道姐夫至親却怕怎的殺可一面進

入房中只見孟玉樓正在床上鋪茜紅毡看牌見陳敬濟進來抽

身就走月娘道姐夫又不是別人見个禮兒罷殺可向敬濟道這是

你三娘哩那敬濟慌忙躬身作揖玉樓還了萬福當下玉樓大姐

三人同味敬濟在傍邊觀看抹了一回大姐輸了下來敬濟上來

又抹殺出了个天地分敬濟出了个恨點不到吳月娘出了个

四紅沉八不就雙三不搭兩么兒和兒不出左來右去配不着色

頭只見潘金蓮掀簾子走進來銀絲髻上戴着一頭鮮花兒笑

嘻嘻道我說是誰原來是陳姐夫在這里慌的陳敬濟扭頭回頭

猛然一見不覺心蕩目搖精魂已失正是五百年冤家相遇三十

月娘不担
杆子之

年恩愛一旦遭逢月娘道此是五娘殺姐夫也只見个長禮兒罷
敬濟忙向前深深作揖金蓮一面還了萬福月娘便道五姐你來
看小雛兒倒把老鴉子來贏了這金蓮近前一手扶着床護炕兒
一隻手拈着白紗團扇兒在旁替月娘指點道大姐姐這牌不是
這等出了把雙三搭過來却不是天不同和牌還贏了陳姐夫和
三姐姐衆人正抹牌在熱鬧處只見玳安抱進毡包來說爹來家
了月娘連忙攙掇小玉送姐夫打角門出去了可西門慶下馬進
門先到前邊工上觀看了一遍細然後來到潘金蓮房中來金蓮
慌忙接着與他脫了衣裳說道你今日送行去來的早西門慶道
提刑所賀千戶新陞新平寨知寨合衛所相知都郊外送他來拿
帖兒知會我不好不去的金蓮道你沒酒教了看酒來你吃不
一時放了桌兒飲酒菜蔬都擺在面前飲酒中間因說起後日花

圈捲棚上梁約有許多親朋都要來通菓盒酒掛紅少不得叫厨
子置酒管待說了一回又如此天色已晚春梅掌灯歸房二人上

床宿歇西門慶因起早送行着了辛苦吃了几杯酒就醉了倒下

頭鼾睡如雷鼾鼾不醒那時正值七月二十頭天氣夜間有些餘

熱這潘金蓮怎生睡得着忽听碧紗帳內一派蚊雷不免赤着身

子起來執燭滿帳照蚊照一个燒一个寫其天性刻薄如畫回首見西門慶

仰臥枕上睡得正濃搖之不醒其腰間那話帶着托子疊垂偉長

不覺淫心輒起放下燭臺用纖手捫弄妙絕弄了一回蹲下身去

用口吮之吮來吮去西門慶醒了罵道恠小淫婦兒你達達睡睡

就擱搥死了一面起來坐在枕上越發叫他在下儘着吮咂又垂

通蚊子臭
把牠他嘴

首玩之以暢其美正是怪底佳人風性重夜深偷弄紫蕭吹又有
蚊子雙關踏莎行詞爲証

我愛他身體輕盈楚腰膩細行行一派笙歌沸黃昏人未掩朱
扉潛身撞入紗厨內幾傍香肌輕憐玉體囑到處胭脂記耳邊
廂造就百般聲夜深不肯教人睡

婦人頑了有一頓飯時西門慶忽然想起一件事來映叫春梅篩
酒過來在床前執壺而立將燭移在床背板上教婦人馬爬在他
面前那話隔山取火插入牝中令其自動在上飲酒取樂婦人罵
道好个刁鑽的強盜從幾時新興出來的例兒怪刺刺教了頭看
答着甚麼張致西門慶道我對你說了罷當初你瓶姨和我常如
此幹料他家迎春在傍執壺斟酒到好耍子婦人道我不好罵出

來的甚瓶姨烏姨題那淫婦做甚好心不得好報所謂浸潤

之那淫婦等不的浪着嫁漢子去了您前日吃了酒來家一般的

三個人在院子裡跳百索兒只拿我煞氣只踢我一个兒倒惹的

人和我辨了回子嘴想起來奴是好欺負的西門慶問道你與誰

辨嘴來婦人道那日你便進來了上房的好不和我合氣說我在

他跟前頂嘴來罵我不識高低的貨我想起來爲甚麼養蝦蟆得

水蠱兒病如今到教人惱我西門慶道不是我也不惱那日應二

哥他們拉我到吳銀兒家吃了酒出來路上撞見馮媽媽子這般

告訴我把我氣了个立時若嫁別人我到罷了那蔣太醫賊矮忘

八那花大怎不咬下他下截來恨月娘在此他有甚麼起解招他進去

與他本錢教他在我眼前面開了鋪子大刺刺的做買賣婦人道

起先

也今不記
如相上常
人調去
款這見
玄源言
笑不曉什
文話

虧你臉嘴還說哩奴當初怎麼說來先下米兒先吃飯你不听只顧來問他姐姐常信人調丟了瓢你做差了你埋怨那个諺言西門慶被婦人凡句話冲得心頭一點火起雲山半壁通紅便道你絲他教那不賢良的淫婦說去到明日休想我理他看官听說自古諺言罔行君臣父子夫婦昆弟之間皆不能免饒吳月娘恁般賢淑西門慶听金蓮祗席脾晚之間言卒致于反目其他可不慎哉自是以後西門慶與月娘尙氣彼此覷面都不說話月娘隨他往那房裡去也不管他來遲去早也不問他或是他進房中取東取西只教了頭上前答應也不理他兩個都把心來冷淡了見言月娘何以亦惱寫作此段文道詞窮全不相話月娘又有心事令人難為

前車到了千千輛

後車到了亦如然此四句更不對

分明指與平川路

却把忠言當惡言

氣硬說

令人

令人

令人

令人

令人

令人

令人

令人

令人

且說潘金蓮自西門慶與月娘尙氣之後見漢子偏所以爲得志每日抖擻着精神粧飾打扮希寵市愛與官哥死因爲那日後邊會着陳敬濟一遍見小夥兒生的乖猾伶俐有心也要勾搭他但以畏懼西門慶不敢下手只等西門慶往那里去便使了了鬢叫進房中與他茶水吃常時兩下棋做一處已伏一日西門慶新蓋捲棚上梁新友掛紅慶賀通與金蓮許多匠作都有犒勞賞賜大所上賞待客吃到晌午人纔散了西門慶因起得早就歸後邊睡去了陳敬濟走來金蓮房中討茶吃金蓮正在床上彈弄琵琶道前邊上梁吃了半日酒你就不曾吃些甚麼還來我屋裡要茶吃陳敬濟道兒子不瞞你老人家說從半夜起來亂了這一

金蓮之
方合月報
計也

五更誰吃甚麼來婦人問道你爹在那里敬濟道爹後邊睡去了
婦人道你既沒吃甚麼叫春梅揀救裡拿我吃的那蒸酥菓餅
兒來與你姐夫吃這小夥兒就在他炕桌兒上擺着四碟小菜吃
着點心因見婦人彈琵琶戲問道五娘你彈的甚曲兒怎不唱个
兒我听婦人笑道好陳姐夫又不是你影射的如何唱曲兒你
听我等你爹起來看我對你爹說不說那敬濟笑嘻嘻慌忙跪着
央及道望乞五娘可憐見兒子再不敢了寫勾挑處絕不那婦人
笑起來了自此這小夥兒日近日親或吃茶吃飯和這婦人穿房
人屋打牙犯嘴挨肩擦背通不忌憚月娘托以兒輩深罪放這樣
不老實的女婿在家白家的事却看不見正是

只曉採花成蠶蜜

不知辛苦爲誰甜

第十九回

上文自十四回至此總是瓶兒文字內穿插他人如敬濟等
皆是趣窩和泥此回乃是正經寫瓶兒歸西門氏也乃先于
卷首將花園等項題明蓋完此猶娶瓶兒傳內事却接敘金
蓮敬濟一事妙絕金瓶文字其穿插處篇篇如是後生家學
之便會自做太史公也

看他花園內又寫月娘致敬濟來其罪月娘可知

艸裡蛇乃是作者既欲以竹山爲我妙文作起伏頓挫之勢
不得不以艸裡蛇作收拾竹山之筆看者不知乃爲竹山叫
屈且爲竹山責備可笑

張勝者結果敬濟之人也乃敬濟纔見金蓮兩心私許時已

太史
之文
如此
神也
書者
其公
可矣

于游花園之一日作者即出一張勝且云守備府作長隨是一念歪而持刀者已至矣可畏可畏張勝結果陳敬濟者而出身却是爲瓶兒來文字七穿八達之妙有如此寫瓶兒進門西門月娘情景却用玉樓口中描出而西門打瓶兒處真是如老搗打娼妓者然隨打且隨好寫西門廉恥良心俱無而瓶兒亦良心廉恥俱無皆狗彘不若之人也

第十九回

草裏蛇還打蔣竹山

李瓶兒情感西門慶

詩曰

人靡不有初

想君能終之

重新而忘故

君子所矜訊

寄身雖在遠

豈忘君須臾

既厚不爲薄

想君時見思

話說西門慶起蓋花園捲棚約有半年光陰裝修油漆完備前後煥然一新慶房的整吃了數日酒俱不在話下必先叙出庶瓶兒來不費筆墨

日八月初旬與夏提刑做生日在新買庄上擺酒叫了四個唱的

一起樂工雜耍步戲西門慶從巳牌時分就騎馬去了吳月娘在

家整置了酒餚細菓約同李嬌兒孟玉樓孫雪娥大姐潘金蓮衆

人開了新花園門遊賞裡面花木庭臺一望無際端的好座花園

但見

正面丈五高週圍二十板當先一座門樓四下幾間臺榭假山

要
莊子曰夏公

真水翠竹蒼松高而不尖謂之臺巍而不峻謂之榭寫西門市井入骨
四時賞玩各有風光春賞燕遊堂桃李爭妍夏賞臨溪館荷葉
關彩秋賞登翠臺黃柳舒金冬賞藏春閣白梅橫玉更有那嬌
花籠淺徑芳樹壓雕欄弄風楊柳縱蛾眉帶雨海棠陪嫩臉燕
遊堂前燈光花似開不開藏春閣後白銀杏半放不放湖山測
半綻金錢寶檻邊初生石筍翩翩紫燕穿簾幙嘒嘒黃鶯度翠
陰也有那月窓雪洞也有那水閣風亭木香棚與荼蘼架相連
千葉桃與三春柳作對松牆竹徑曲水方池映堵簾櫳向日葵
榴遊魚藻內驚人粉蝶花間對舞正是芍藥展開芍藥面荔枝
擎出鬼王頭

當下吳月娘領着衆婦人或攜手遊芳徑之中或關草坐香茵之

上一个小院車對景戲將紅豆擲金釧一个伏檻觀花笑把羅紗

粉蝶月娘于是走在一個最高亭子上名喚臥雲亭和孟玉樓李

嬌兒下棋潘金蓮和西門大姐孫雲娥都在玩花樓望下觀看見

樓前牡丹花畔芍藥圃海棠軒薔薇架木香棚又有耐寒君子竹

欺雪大夫松端的四時有不卸之花八節有長春之景觀之不足

看之有餘不一時擺上酒來吳月娘居上李嬌兒對席兩邊孟玉

樓孫雪娥潘金蓮西門大姐各依序而坐月娘道我忘了請姐夫

來坐坐又書月娘一面使小玉前邊快請姑夫來不一時敬濟來到頭

上天青羅帽身穿紫綾深衣腳下粉頭皂靴向前作揖就在大姐

跟前坐下傳盃換盞吃了一回酒吳月娘還與李嬌兒西門大姐

下棋孫雪娥與孟玉樓却上樓觀看惟有金蓮且在山子前花池

第一回書 十九回

極豈不
濟之
多此
筆也
以說

邊用白紗團扇撲蝴蝶爲戲不妨敬濟悄悄在他背後戲說道五娘你不會撲蝴蝶兒等我替你撲這蝴蝶兒忽上忽下心不定有些走滾那金蓮扭回粉頭斜睨了他一眼罵道賊短命人聽着你待死也我曉得你也不要命了那敬濟笑嘻嘻撲近他身來攔他親嘴被婦人順手只一推把小夥兒推了一交却不想玉樓在玩花樓遠遠瞧見叫道五姐你走這裡來我和你說話金蓮方纔撇了敬濟上樓去了原來兩個蝴蝶到沒曾捉得住到訂了燕約鶯期則做了蜂鬚花嘴此處爲二正是

狂蜂浪蝶有時見 飛入梨花沒處尋

敬濟見婦人去了默默歸房心中快然不樂口占折桂令一詞以遺其悶

我見他斜戴花枝朱唇上不抹胭脂似抹胭脂前日相逢今日

相逢似有情私未見情私欲見許何曾見許似推辭本是不推辭約在何時會在何時不相逢他又相思何以既相逢我又相思

且不說吳月娘等在花園中飲酒單表西門慶從門外夏提刑庄子上吃了酒回家打南左子巷裏頭過平昔在三街兩巷行走搗子們都認的宋時謂之鴛子今時俗呼爲光棍內中有兩個一名草裡蛇魯華一名過街鼠張勝常得西門慶資助乃鴛鴦狗盜之徒西門慶見他兩個在那里耍錢就勒住馬上前說話二人連忙走到跟前打个半跪道大官人這咱晚往那里去來西門慶道今日是提刑所夏老爹生日門外庄上請我們吃了酒來我有一椿

事央煩你們依我不依二人道大官人沒的說小人平昔受恩甚多如有使令雖赴湯蹈火萬死何辭西門慶道既是恁說明日來我家我有話分付你二人道那里等的到明日你老人家說與小人罷端的有甚麼事西門慶附耳低言便把蔣竹山要了李瓶兒之事說了一遍只要你兄弟二人替我出這口氣兒便了因在馬上樓起衣底順袋中還有四五兩碎銀子都倒與二人便道你兩個拿去打酒吃只要替我幹得停當還謝你二人魯華那肯接說道小人受你老人家恩還少哩我只道教俺兩個往東洋大海裡拔蒼龍頭上角西岳華山中取猛虎口中牙便去不的這些小之事有何難哉這個銀兩小人斷不敢領西門慶道你不收我也不央及你了教玳安接了銀子打馬就走又被張勝攔住說魯華你

不知他老人家性兒你不收怕他怕他怕他一兩一兩一兩一兩

子扒到地下磕了頭說道你老人家只顧家裡坐着不消兩日骨情穩怕怕教你笑一聲張勝道只望大官人到明日把小人送與提刑夏老爹那裡答應就勾了小人了西門慶道這個不打緊後來西門慶果然把張勝送在守備府做了个親隨此係後事表過不提微演變動念張勝之名那兩個搗子得了銀子依舊要錢去了西門慶騎馬來家已是日西時分月娘等衆人聽見他進門都往後邊去了只有金蓮在捲棚內看收家活西門慶不往後邊去逕到花園裡來見婦人在亭子上收家伙便問我不在你在這裡做甚麼來金蓮笑道俺們今日和大姐姐開門看看誰知你來的恁早西門慶道今日夏大人費心庄上叫了四个唱的只請

了五位客到我恐怕路遠來的早婦人與他脫了衣裳因說道你
沒酒教了頭看酒來你吃西門慶分付春梅把別的菜蔬都收下
去只留下幾碟細菓子兒篩一壺葡萄酒來我吃坐在上面椅子
上因看見婦人上穿沉香色水緯羅對襟衫兒五色縐紗眉子下
着白瓊光縐桃線裙兒裙邊大紅段子白綾高底鞋兒頭上銀絲
髻髻金釧分心翠梅釧兒雲髻簪着許多花翠越顯得紅瓊瓊朱
唇白膩膩粉臉不覺注心輒起攬着他兩隻手兒摟抱在一處親
嘴不一時春梅篩上酒來兩個一盞一口兒飲酒啞舌婦人一面
掘起裙子坐在身上噙酒哺在他口裡然後纖手拈了一個鮮蓮
蓬子與他吃西門慶道澁刺刺的吃他做甚麼婦人道我的兒你
就吊了造化了娘手裡拿的東西兒你不吃又口中噙了一粒鮮

楊柳仁兒送與他

初創爲分明官部爲諸子故也西門慶

又要玩弄婦人的胸乳婦人一面攤開羅衫露出美玉無瑕香腹
腹的酥胸緊就就的香乳揣摸良久用口嘖之彼此調笑曲盡于
飛西門慶乘著歡喜向婦人道我有一件事告訴你到明日教你
笑一聲你道蔣太醫開了生藥舖到明日管情教他臉上開菓子
舖出來婦人便問怎麼緣故西門慶悉把今日門外撞遇魯張二
人之事告訴了一遍婦人笑道你這個衆生到明日不知作多少
罪業又問這蔣太醫不是常來咱家看病的麼我見他且是謙恭
見了人把頭兒只低着可憐見兒的你這等做作他西門慶道你
看不出他你說他低着頭兒他專一看你的腳哩婦人道汗邪的
油嘴他可可看人家老婆的腳我不信他一個文墨人兒也幹這

个營生西門慶道你看他迎面兒就悞了勾當單愛外裝老成內藏奸詐却不知家中是有敬兩個說笑了一回不吃酒了收拾了

家活歸房宿歇不在話下却說李瓶兒招贅了蔣竹山約兩月光

景記清不可胡亂看過初時蔣竹山偕婦人歡喜修合了些戲藥買了些景

東人事美女相思套之類實指望打動婦人不想婦人在西門慶

手裡狂風驟雨經過的往往幹事不稱其意漸生憎惡反被婦人

把淫器之物都用石砸的稀碎丟吊了又說你本蝦鱉腰裡無力

平白買將這行貨子來戲弄老娘把你當塊肉兒原來是个中看

不中吃臘鎗頭死忘八常被婦人半夜三更趕到前邊鋪子裡睡

于是一心只想西門慶不許他進房每日貼貼着算帳查算本錢

這竹山正受了一肚氣妙爲街走在鋪子小櫃裡坐的只見兩個

人進來吃的浪浪醺醺妙爲街走在櫃子上坐下先是一个

問道你這鋪中有狗黃沒有第一句竹山笑道休要作戲只有牛

黃那有狗黃又問沒有狗黃你有水灰也罷第三句拿來我瞧我

要買你几兩竹山道生藥行止有水片是南海波斯國地道出的

那討水灰來那一个說道你休問他量他纔開了幾日鋪子那裡

有這兩樁藥材只與他說正經話罷第三句將二哥你休推睡裡

夢裡你三年前死了娘子兒問這位魯大哥哥信的那三十兩銀子

本利也該許多第四句今日問你要來了俺剛纔進門就先問你

要你在人家招贅了初開了這個鋪子恐怕受了你行止顯的俺

們沒陰陽了故此先把几句風話來教你認識你不認範他這銀

子你少不得還他竹山听了嚇了个立靜說道我並沒借他甚麼

子你少不得還他竹山听了嚇了个立靜說道我並沒借他甚麼

銀子那人道你沒借銀却問你討自古蒼蠅不鑽那沒縫的蛋快
休說此話竹山道我不知閣下姓甚名誰素不相識如何來問我
要銀子那人道蔣二哥你就去了自古做官不貧賴債不富想着
你當初不得地時串鈴兒賣膏藥也虧了這位魯大哥扶持你今
日就到這田地來這個人道我姓魯叫做魯華妙你某年借了
我三十兩銀子發送妻小本利該我四十八兩少不的還我竹山
慌道我那裡借你銀子來就借你銀子也有文書保人張勝道我
張勝就是保人妙因向袖中取出文書與他照了照把竹山氣的
臉臘渣也似黃了罵道好殺才狗男女你是那裡搗子走來誑詐
我魯華听了心中大怒隨着小櫃的一拳去早飛到竹山面
門上就把鼻子打歪在坐邊一面把藥上藥材撒了一街又寫竹

山大罵好賊搗子你如何來搶奪我貨物因叫天福兒來替日
魯華一腳踢過一邊那里再敢上前張勝把竹山拖出小櫃來
攔住魯華手勸道勸妙絕魯大哥你多日子也就待了再寬他
兩日兒教他來過與你便了蔣二哥你怎麼說竹山道我幾時借
他銀子來就是問你借的也等慢慢好講如何這等撒野張勝道
蔣二哥你這回吃了橄欖灰兒回過味來了便起你若好好早這
般我教魯大哥饒讓你些利錢兒你便兩三限湊了還他纔是話
你如何把硬話兒不認真不人家就不問你要罷那竹山听了道
氣殺我我和他見官去誰信他甚麼錢來張勝道你又吃了早酒
了不隄防魯華又是一拳你八叉跌了一交險不倒栽入洋溝
裡將髮散開巾幘都弄濁了竹山大叫青天白日起來被保用上

來都一條繩子拴了李瑞兒在房中。聽見外邊人嚷走來簾下。所
觀見地方。拴的竹山去了。氣了个立時。使出馮媽媽來把牌面。視
子都收了。街上藥材被人搶了許多。一面就開了門戶。家中坐的。
早有人把這件事報與西門慶。知道。即差人分付地方。明日早解
提刑院。這里又拿帖子對夏大人說了。次日早帶上人來。夏提刑
陞所看了地方呈狀。叫上竹山去問道。你是蔣文蕙。名字至如何
借了魯華銀子。不還。反行毀打他。其情可惡。竹山道。小人通不認
的。此人並沒借他銀子。小人以理分說。他反不容。亂行毆打。把小
人貨物都搶了。夏提刑便叫魯華。你怎麼說。魯華道。他原借小的
銀兩。發送妻喪。至今三年。延挨不還。小的今日打听他在人家招
贅。放了大買賣。問他理討。他倒百般尋罵。小的說小的搶奪他的
貨物。見有他借銀子的文書。在此。這張勝就是保人。望爺察情。

面懷中取出文契。遞上去。夏提刑展開觀看。

立借票人蔣文蕙。係本縣醫生。為因妻喪無錢發送。憑保人張
勝。借到魯名下白銀三十兩。月利三分。入手用度。約至次年本
利交還。不致少欠。恐後無憑。立此借票存照。

夏提刑看了。拍案大怒。道。可又來見有保人。借票還這等抵賴。看
這斷咬文嚼字。模樣。就像个賴債的。着喝令左右。選大板。拿下
去。着實打。當下兩三個人。不分分說。拖著竹山。在地痛責。三十大
板。打的皮開肉綻。鮮血淋漓。一面差兩两个公人。拿着白牌。押將竹
山到家處。三十兩銀子交還。魯華不然。帶回衙門。收監。那蔣竹山
打的兩腿刺入着。如走到家。哭哭啼啼。哀告李瑞兒。問他要銀子。

還與魯華又被婦人喊在臉上罵道沒羞的忘人你通甚麼銀子
在我手裡問我要銀子我早知你這忘人砍了頭是個債椿就瞎
了眼也不嫁你這中看不中吃的忘人那四个人聽見屋裡嚷罵
不住催迫叫道蔣文蕙既沒銀子不消只管挨遲了趁早到衙門
回話去罷竹山一面出來安撫了公人又去裡邊哀告婦人直蹶
兒跪在地下哭哭啼啼說道你真當積陰騭四山五舍齊佛布施
這三十兩銀子罷不與這一回去我這爛屁股上怎禁的拷打就
是死罷了婦人不得已拿三十兩雪花銀子與他當官交與魯華
扯碎了文書方纔完事這魯華張勝得了三十兩銀子逕到西門
慶家回話西門慶留在捲棚下賞侍二人酒飯把前事告訴了一
遍西門慶滿心大喜說二位出了我這口氣足勾了魯蕙他三下
兩銀子交與西門慶西門慶那里肯收你二人收去買些酒吃
是我謝謝你了後頭還有事相煩二人臨起身謝了又拿著銀
子自行要錢去了正是

常將壓善欺良意

權作尤雲殢雨心

却說蔣竹山提刑院交了銀子歸到家中婦人那裡容他住說道
只當奴害了汗病把這三十兩銀子開你討了藥吃了此語恰當
你趁早與我搬出去罷再遲些時連我連兩間房子尚且不勾你
還人這蔣竹山自知存身不住哭哭啼啼忍著兩腿疼自去另尋
房兒但是婦人本錢置的貨物都留下把他原舊的藥材藥罐藥
篩藥箱之物即時催他搬去兩個就開交了臨出門婦人還使馮
媽媽備了一盆水趕著潑去說道這毒得冤家離服晴當日打發了

竹山出門這婦人一心只想着西門慶又打听得他家中沒事心中甚是懊悔每日茶飯懶餐或言懶書把門兒倚窗眼兒望穿曰盼不見一个八兒來正是

枕上言猶在

于今恩愛渝

房中人不見

言語自消魂

不說婦人思想西門慶置表一日玳安騎馬打門首經過看見婦人大門關着藥舖不開靜落落的歸來告訴與西門慶西門慶道想必那矮忘人打重了在屋裡睡哩會勝也得半个月出不來做買賣遂把這事情丟下了頓一日八月十五日吳月娘生日家中有許多堂客來在大廳上坐西門慶因與月娘不說話一徑來院中李桂姐家坐的分付玳安早回馬去罷晚上來要玳安送燈

應伯爵謝希大來打雙陸昨日村廝也在家姐妹兩個陪侍

良久都出來院子內投壺耍子玳安約至日西時分勒馬來接西

門慶正在後邊出恭見了玳安問道家中無事玳安道家中沒事

大所上堂客都散了止有大妗子與姑奶奶衆人大娘邀的後邊

去了今日獅子街花二娘那里使了老馮與大娘送生日禮來四

盤羹菓兩盤壽桃麵一疋尺頭又與大娘做了一雙鞋大娘與了

老馮一錢銀子說爹不在家了也沒曾請去寄物何日還西門慶

因見玳安臉紅紅的便問你那裡吃酒來玳安道剛纔二娘使馮

媽媽叫了小的去與小的酒吃我說不吃酒強說着叫小的吃了

兩鍾就臉紅起來如今二娘到悔過來對着小的好不哭哩前日

我告爹說爹還不信從那日提刑所出來就把蔣太醫打發去了

二娘甚是懊悔一心還要嫁爹比舊瘦了好些兒央及小的好友請爹過去討爹示下爹若吐了口兒還教小的回他一聲西門慶道賊賤淫婦既嫁漢子去罷了又來纏我怎的既是如此我也不得問去你對他說甚麼下茶下禮揀个好日子擡了那淫婦來罷急收轉玳安道小的知道了他那里還等着小的去回他話哩教平安畫童兒這里伺候爹就是了西門慶道你去我知道了這玳安出了院門一直走到李瓶兒那里回了婦人話婦人滿心歡喜說道好歹只十日多累你對爹說成就了此事于是親自厨下整辦蔬菜管待玳安說道你二娘這里沒人明日好歹你去幫着天福兒着人搬家伙過去次日催了五六副扛整擡過四五日西門慶也不對吳月娘說都堆在新蓋的玩花樓上擇了八月二十日

跟轎約後晌時分方娶婦人過門婦人打發兩個丫鬟教馮媽媽領着先來了等的回去方纔上轎把房子交與馮媽媽天福兒看守西門慶那日不往那里去在家新捲棚內深衣幅巾坐的單等婦人進門婦人轎子落在大門首半日沒個人出來迎接吳月娘玉樓走來上房玉樓與金瓶梅對月娘說姐姐你是家主如今他已是在門首你不去迎接迎接兒惹的他爹不怪他爹在捲棚內坐着轎子在門首這一日了沒個人出去怎麼好進來的這吳月娘欲待出去接他心中惱又不下氣欲待不出去又怕西門慶性子不是好的沉吟了半晌于是輕移蓮步款款離湘裙出來迎接婦人抱着寶瓶徑往他那邊新房裡去了迎春扶着兩個丫鬟又早

在房中鋪陳停當，單等西門慶。晚夕進房，不想西門慶正因舊惱在心，不進他房去。到次日，叫他出來，後邊月娘房裡見面，分其大小排行。他是六娘一般。三日，擺大酒席，請堂客會親吃酒。只是不見纔來頭一日，你就空了他房。西門慶道：「你不知淫婦有些眼裡火，等我奈何他兩日，慢慢的進去。」到了三日，打發堂客散了。西門慶又不進他房中，往後邊孟玉樓房裡歇去了。這婦人見漢子一連三夜不進他房，來到半夜，打發兩個丫鬟，餓哭了一場，可憐走到床上，用腳帶吊頸，懸梁自縊。梅恨在寄物一着正是

連理未諧鴛帳底

冤魂先到九重泉

兩個丫鬟睡了一覺，醒來見燈光昏暗，起來點燈。猛見床上婦人

手着喉嚨，了手，腳伸走出，隔屋叫春梅。春梅上房，叫喚的金蓮

起來，這邊看視，見婦人穿一身大紅衣裳，直挺挺弔在床上，連忙

和春梅把腳帶割斷，解救下來。過了半日，吐了一口清涎，方纔甦

醒。卽叫春梅後邊快請你爹來。西門慶正在玉樓房中吃酒，還未

睡哩。先是玉樓勸西門慶說道：「你娶將他來，一連三日不往他房

裡去，惹他心中不惱麼？」恰似俺們把這橋事放在頭裡一般。頭上

來，你還讓不得這一夜兒。西門慶道：「待過三日兒，我去。你不知道

淫婦有些吃着碗裡，看着鍋裡，想起來你惱不過我，未曾你漢子

死了，相交到如今，甚麼話兒沒告訴我。」然則子虛臨了，招進蔣太

醫去。我不如那厮，今日却怎的又尋將我來。玉樓道：「你惱的是他

也吃人騙了，正說話間，忽一片聲打儀門。玉樓使蘭香問，說是春

六叔命是
未見執
一板

梅來請爹六娘在房哩上吊哩慌的王樓攛掇西門慶不迭便道
我說教你進他房中走走你不依只當弄出事來于是打着灯笼
走來前邊看視落後吳月娘李嬌兒所見都起來到他房中見金
蓮攙着他坐的說道五姐你灌了他些姜湯兒沒有金蓮道我救
下來時就灌了些了那婦人只顧喉中哽咽了一回方哭出聲月
娘眾人一塊石頭纔落地好好安撫他睡下各歸房歇息次日晌
午前後李瓶兒纔吃些粥湯兒西門慶向李嬌兒眾人說道月娘
說你們休信那淫婦裝死兒嚇人我手裡放不過他到晚夕等我
到房裡去親看着他上个吊兒我瞧不然吃我一頓好馬鞭子賊
淫婦不知把我當誰哩無情之甚然而瓶兒寄物之失西門拔梯之惡皆見矣眾人見他這
般說都替李瓶兒捏着把汗到晚夕見西門慶袖着馬鞭子進也

房去了王樓金蓮分付着梅把門關了不許一個人來都立在房

子靈性格
如出西門
有男子的
况

門兒外悄悄听着且說西門慶見他睡在床上倒着身子哭泣見
他進去不起身心中就有几分不悅先把兩個丫頭都趕去空房
裡住了西門慶走來椅子上坐下指着婦人罵道淫婦你既然虧
心何消來我家上吊你跟着那矮忘八過去便了誰請你來我又
不曾把人坑了你甚麼緣故流那毯尿怎的我自來不曾見人上
吊我今日看看你上个吊兒我瞧于是拿一條繩子丟在他面前
叫婦人上吊那婦人想起蔣竹山說西門慶是打老婆的班頭降
了越發煩惱痛哭起來這西門慶心中大怒教他下床來脫了衣
裳跪着婦人只顧延挨不脫被西門慶拖番在床地平上直是術

因有此處
瓶光也不
進門呢

豈復袖中取出鞭子來抽了几鞭子婦人方纔脫去上下衣裳戰
兢兢跪在地平上西門慶坐着從頭至尾問婦人我那等對你說
教你畧等等兒我家中有些事兒如何不依我慌忙就嫁了蔣大
醫那厮你嫁了別人我倒也不惱那矮忘八有甚麼起解你把他
倒踏進門去拿本錢與他開舖子在我眼皮子跟前要撐我的買
賣市井婦人道奴不說的悔也是遲了只因你一去不見來朝
思暮想奴想的心斜了後邊喬皇親花園裏常有狐狸要便半夜
三更假名托姓變做你來攝我精髓今日仍變到來攝他的到天明鷄叫就去
了你不信只要問老馮兩個丫頭便知後來看看把奴攝得至死
纔請這蔣太醫來看奴就像吊在麵糊盆內一撇吃那厮局騙了
回婆得說你家中有事上東京去了奴不得見你

先這風雨了正是人情相初人打上海來經動官府奴忍氣吞聲

去了几兩銀子吃奴即時攆出去了西門慶道說你叫他寫狀子
告我收着許多東西你如何今日也到我家來了負心至此婦人

人道你可是沒的說奴那里有這話就把奴身子爛化了如晚西

門慶道就算我有也不怕你說你有錢快轉換漢了我手裡容你

不得如此我實對你說罷前者打太醫那兩個人是如此這般使

的手段只畧施小計教那厮疾走無門若稍用機關也要連你掛

了到官弄倒一个田地毀婦人道奴知道是你使的術兒還是可

憐見奴若弄到那無人烟之處就是死罷了三語直刺負心者看

着說的西門慶怒氣消下些來了又問道淫婦你過來我問你我

比蔣太醫那厮誰強婦人道他拿甚麼來比你你是個天他是塊

磚你在三十三天之上他在九十九地之下休說你這等爲人上之人只你每日吃用稀奇之物他在世几百年還沒曾看見哩他拿甚麼來比你莫要說他就是花子虛在日若是比得上你時奴也不恁般貪你了你就是醫奴的藥一般一經你手教奴沒日沒夜只是想你一字不差與上文遙對只這一句話說西門慶舊情挑起歡喜無盡卽丟了鞭子用手把婦娘拉將起來穿上衣裳摟在懷裡說道我的兒你說的是果然這厮他見甚麼喋兒天來大卽叫春梅快放桌兒後邊取酒菜兒來正是東边日出西边雨道是無情却有情有詩爲証

碧玉破瓜時

卽爲情顛倒

感君不羞面

回身就那郎

第二十回

上回金瓶梅出身已完此回只該寫水鑑定終身可矣不知作者固欲曲曲折折作一書以自娛也若急急忙忙寫去匆匆忽忽收煞則不如勿作之爲愈也故必至二十九回方以水鑑總鎖住而二十五回一小小樞紐先煞一煞也此回與下回因上文瓶兒傳中波折太多一斷文字結不住故接連又用兩回結之也

篇內寫玉樓金蓮映上文一段固是束住上文不知又是爲甚蓮偷期安根也何則此回二十九回是一氣的文字內惟講一宋蕙蓮而蓮蓮偷期卻是玉簫作牽線者今看他借金蓮說春梅幹貓兒頭差事八一暗省接手玉樓陪說蘭香一

引接手即將玉簫提出蓋此上瓶兒傳已頓住此下乃放手寫蕙蓮卻恐直出不化故又借現成鍋灶一引安下根基下文即借看房子將來旺媳婦病說明在先隨手結束瓶兒新娶一案作層次法下即寫桂姐破綻引出月娘掃雪又借月娘掃雪引出還席借還席時以便玉簫作線蕙蓮蒙愛文字于曲百曲之妙手寫此處卻心觀彼處因心觀彼處乃手寫此處看者不知乃調至山洞內方是寫蕙蓮宜知金瓶一書從無無根之線乎試看他一部內凡一人一事其用筆必不肯隨時突出處處草蛇灰線處處你遮我映無一直筆呆筆無一筆不作數十筆用粗心人安知之

氣不問可知矣金瓶筆法每以此等爲能

瓶兒出見衆人一段總是刺月娘之心目使奸險之人再耐不得也而金蓮如鬼如蜮挑唆其中又隱伏後文爭寵之線內將金蓮如根用數語安下又將瓶兒落套處一時寫出使看者不覺心醉後文欲釋而不能也

寫瓶兒來家請客已完必總敘得幾庄橫財又將小廝一敘此總煞之筆蓋上文至此不得不一總下文脫卸另寫不得不一總也

李桂姐乃玉樓金蓮瓶兒襯花樣之人也看其寫玉樓後即寫一自院中醉歸爲王婆邀往金蓮處至娶金蓮後即寫梳

櫳桂姐數段寫子虛燒靈又寫桂姐寫看燈日又寫桂姐今
瓶兒已來玉樓金蓮二人久已來則觀花樣之人不一冷破
勢必時時照應往院中去本意借客陪主却反致主爲客累
奈何不爲之敗露哉蓋恐纏筆費墨無了休也而又爲娼妓
之假刻骨描寫且爲月娘復和作引子文字之妙往往不可
以一端盡之也

一百顆明珠人人知爲後一百回作千里照應不知果解其
必用此一百顆明珠何哉我爲之逆其志乃知作者惟恐後
人看他的奇書妙文不能放眼將一百回通前徹後看其照
應乃用一百顆明珠刺人看者心目見得其一百回乃一線
穿來無一針會易安之筆而一百回如一顆明珠字字圓活
又作者自言皆易安之筆而一百回如一顆明珠字字圓活

書家帶來結八月娘夢裏又見得人自靡常物非一人可據
今張昔李俱是空花不特色本虛無而百萬金珠亦無非幻
影也况梁中書之珠其來亦本非梁中書之物不知歷千百
人而至梁中書之手也乃無何梁中書手中之物又入瓶兒
之手瓶兒手中之物又入西門之手且八月娘之手而月娘
夢中又入雲理守之手焉知雲理守手中之物不又歷幾千
百人之手而始遇水遇火土埋石壓此珠始同歸于盡哉乃
入梁中書手時而前于自持珠之人已烟消雲散杳無聲形
及入瓶兒手而梁中書又杳然桃花流水之人矣子虛勿論
及入西門與月娘之手而瓶兒又無何紫玉成烟彩雲易散

矣及八雲理守之手而西門之墓木可拱孝哥月娘又齊作夢中人然則夢中做夢又必有繼雲理守之手者噫一百明珠作者信手拈來頭頭是道固欲爲世點醒雙珠便一顆明珠爲一頂門針開捩子也尋常只以爲瓶兒帶來之物可笑可笑

寫西門自瓶兒來後收拾小廝是一段教了鬚清唱是一段開鋪面又一段皆是失着處如買小廝猶之可也至于開鋪面乃以金蓮樓上堆藥材瓶兒樓上堆當物夫以貯嬌之金屋作買賣牙行之地已屬市井不堪而試想兩婦人居處食息俱在于此而一日稱藥尋當絕不避嫌其失計爲何如乃絕不計及于此直乎有敬濟之蠢暗生于內而其種種得以物而出然則弄一得雙西門自失計月娘之罪又當減等矣愚人做事絕不防微杜漸壞盡天下大事皆此等處誤之也寫西門數失後又接對敬濟說話一段見得西門一味託大不知以禮防閑爲處家者寫一失計之樣也其數失處又作伏數段針線買小廝伏後文做官教了鬚清唱伏春梅正色一段解當伏平安吳典恩一段堆藥材伏弄一得雙一段囑敬濟則又總照後文而百忙中又爲西門臨死一言作遙對見其至死不知敬濟之爲人總之愚而不讀書處也

第二十回

傻幫閒趨奉開華筵

癡子弟爭鋒毀花院

詞曰

步花逕關干狹防入覷常驚嚇刺刺抓裙釵倒閉在茶縻
架日勾引嫩枝呀啞計歸路尋空罅被舊家巢燕引入窓
紗

右調歸洞仙

話說西門慶在房中被李瓶兒柔情軟語感觸的回嗔作喜拉他
起來穿上衣裳兩個相搂相抱極盡綢繆一面令春梅進房放桌
兒往後邊取酒去且說金蓮和王樓從西門慶進他房中去站在
角門首角門竊听消息他這邊門又閉着止春梅一人在院子裡
伺候金蓮同玉樓兩個打門縫兒往裡張覷門縫只見房中掌着
燈燭裡邊說話都听不見金蓮道俺到不如春梅賊小肉兒他倒
听的伶俐那春梅在窓下潛听了一回春梅也是又走過來金蓮

悄悄進房中怎的動靜春梅便隔門告訴與二人說二

偷爹

的教他脫衣裳跪着他不脫爹惱了抽了他幾馬鞭子金蓮問道

打了他他脫了不會春梅道他見爹惱了總慌了就脫了衣裳跪

在地平上爹如今問他話哩此時乃同未抱起之時一手寫兩處妙妙王樓恐怕西門

慶听見便道五姐咱過那邊去罷拉金蓮來西角門首西角門此時

是八月二十頭月色纔上來兩個站立在黑頭裡一處說話等著

春梅出來問他話潘金蓮向王樓道我的姐姐只說好食菓子一

心只要來這裡頭兒沒過動下馬威早討了這幾下在身上俺這

个好不順臉的貨兒你若順順兒也倒罷了屬扭孤兒糖的你扭

扭兒也是錢不扭也是錢想着先前吃小婦奴才壓枉造舌我陪

下十二分小心還吃他奈何得我那等哭哩姐姐你來了几時還

不知他性格哩

寫如婦必如此他方暢也

三人正說話之間只听開的角門响

角門响五春梅出來一直逕往後邊走不妨他娘站在黑影處叫他問道小肉兒那里去春梅笑着只顧走金蓮道怪小肉兒你過來我

問你話慌走怎的那春梅方纔立住了腳方說他哭着對俺爹說了許多話爹喜歡抱起他來令他穿上衣裳教我放了臭兒如今

往後邊取酒去金蓮听了向玉樓說道賊沒廉耻的貨頭裡那等

雷聲大雨點小打哩亂哩

如聞其聲

及到其間也不怎麼的

寫刻薄嫉妬如畫

我猜也沒的想管情取了酒來教他逼賊小肉兒沒他房裡下頭

你替他取酒去到後邊又叫雪娥那小婦奴才秘聲浪韻

為馬鞭想起也

我又所不上春梅道爹使我管我事于是笑嘻嘻去了金蓮道俺

這小肉兒正經使着他死了一殺極得

你腿事賣蘿蔔的跟着鹽担子走好个閒嘴心的小肉兒玉樓道

可不怎的俺大了頭蘭香我正使他做活見他便有要沒緊的爹

使他行鬼頭事听人的話說你看他走的那快

盜為下筆運用玉簫作用為引也故

下即接玉簫可矣

正說着只見玉簫自後邊驚地走來

不然而思玉簫便道來此為何

三娘還在這里我來接你來了玉樓道惟狗肉說我一跳

寫玉樓所以獨

不受辱在此也

因問你娘知道你來不曾玉簫道我打發娘睡下這一回

寫月娘使氣也

我來前邊瞧瞧剛在看見春梅後邊要酒菓去了因問

俺爹到他屋裡怎樣个動靜兒金蓮接過來仰着手道進他屋裡

去齊頭做事

血刀刀見

玉簫又問玉樓玉樓便一一對他說玉簫

道三娘真个教他脫了衣裳跪着打了他五馬鞭子來玉樓道你

爹因他不跪，纏打他。玉簫道：「帶着衣服打來去了。」衣裳打來，虧他
那雪白的皮肉兒上，怎麼挨得？反觀西門行玉樓笑道：「惟小狗肉
兒，你倒替古人耽憂。」正說着，只見春梅拿着酒，小玉拿着方盒，逕
往李瓶兒那邊去。金蓮道：「賊小肉兒，不知怎的，聽見幹恁勾當，兒
雲端裡老鼠天生的耗，吩咐快送了來教他家了。」頭伺候去，你不
要管他。我要使你哩。那春梅笑嘻嘻同小玉進去，了一面把酒菜
擺在桌上，就出來了。只是綉春迎春在房答應。玉樓金蓮問了他
話，玉簫道：「三娘咱後邊去罷。」一人一路去了。金蓮叫春梅開上角
門，歸進房來。角門獨自歇宿，不在話下。玉樓金蓮在門外，春梅在
小玉而玉簫玉樓同去。正是
金梅同歇，文字絕不板。

可憐團圓今夜月

清光咫尺別人圓

不說金蓮獨宿，單表西門慶與李瓶兒兩個，相憐相愛，情話
到半夜，方纔被伸翡翠枕，設鴛鴦上床，就寢。燈光掩映，不啻鏡中
鸞鳳和鳴，香氣薰籠，好似花間蝴蝶對舞。正是：今宵勝把銀缸照，
祇恐相逢是夢中。有詞為証。

淡畫眉兒斜插梳

不忺拈弄倩工夫

雲窓霧閣深深許

蕙性蘭心款款呼

相憐愛惜倩人扶

神仙標格世間無

從今羅帶相思調

美滿恩情綿不如

兩個睡到次日飯時，李瓶兒恰待起來，臨鏡梳頭，只見迎春後邊
拿將飯來，婦人先漱了口，陪西門慶吃了半盞兒，又教迎春將昨
日剩的金華酒，篩來拿甌子陪着西門慶，每人吃了兩甌子。步

見好好又三杯方纔洗臉梳粧一面開箱子打點細軟首飾衣服

說合之餘意也與西門慶過目拿出一百顆西洋珠子爲一百回作線與西門慶

看原是昔日梁中書家帶來之物又拿出一件鑲金鴉青帽頂子

說是過世老公公的起下來上等子秤四錢八分重李瓶兒教西

門慶拿與銀匠替他做一對墜子又拿出一頂金絲髻髻重九兩

因問西門慶上房他大娘衆人有這髻髻沒有西門慶道他們銀

絲髻髻倒有兩三頂只沒編這髻髻寫西門心婦人道我不好帶

出來的你替我拿到銀匠家毀了打一件金九鳳墊兒每個鳳

嘴啣一溜珠兒剩下的再替我打一件照依他大娘正面戴的金

鑲玉觀音滿池嬌分心西門慶收了一面梳頭洗臉穿上衣服出

門李瓶兒又說道那邊房裡沒人你好交委付個人兒看守替了

小廝天福兒來家伺候那老媽老行貨子實實確確的獨自在那

裡我又不放心西門慶道我知道了袖着髻髻和帽頂子一直往

外走不防金蓮翳着頭站在東角門首上文西角門此又出東角

爲分情也角門七一翳頭其一夜無眠婦心可知矣叫道哥你往那去這咱纔出來西門慶

道我有勾當去婦人道恁行貨子慌走怎的我和你說話那西門

慶見他叫的緊只得回來被婦人引到房中婦人便坐在椅子上

把他兩隻手拉着說道這理我不好罵出來的恁火燎腿三寸貨

那金銀鋪吃了你慌往外搶的是些甚的你過來我且問你

西門慶道罷這小淫婦兒只顧問甚麼我有勾當哩等我回來說

說着往外走婦人摸見袖子裡重重的道是甚麼拿出來我瞧瞧

西門慶道是我的銀子包婦人不信伸手進袖子裡就掏掏出一

連此時仍以
己至丘
光差一層
和西門曰
不惟不

頂金絲髻髻來說道這是他的髻髻你拿那去西門慶道他問我知你每沒有說不好戴的教我到銀匠家替他毀了打兩件頭面戴金蓮問道這髻髻多少重他要打甚麼西門慶道這髻髻重九兩他要打一件九鳳甸兒一件照依上房娘的正面那一件玉觀音滿池嬌分心金蓮道一件九鳳甸兒滿破使了三兩五六錢金子勾了大姐上那件分心我秤只重一兩六錢把剩下的好歹你替我照依他也打一件九鳳甸兒為托夢一作四西門慶道滿池嬌他要揭實枝梗的金蓮道就是揭實枝梗使了三兩金子滿頂了還落他二三兩金子勾打个甸兒了西門慶笑罵道你這小淫婦兒單管愛小便宜兒隨處也掐个尖兒金蓮道我兒娘說的話你好

出門金蓮道這髻髻你拿來我和你答話那西門慶細了髻髻笑着

你既不幹上昨日那等雷聲大雨點小要打着他教他上吊今日拿出一頂髻髻來使的你狗油嘴鬼推磨不怕你不走西門慶笑道這小淫婦兒單只管胡說說着往外去了却說吳月娘和孟玉樓李嬌兒在房中坐的忽聽見外邊小廝一片聲尋來旺兒尋不着只見平安來掀簾子月娘便問尋他做甚麼平安道爹緊等着哩月娘半日纔說我使他有勾當去了原來月娘早晨分付下他往王姑子菴裡送香油白米去了月娘好佛却從此映出平安道小的回爹只說娘使他有勾當去了月娘罵道恁奴才隨你怎麼回去平安慌的不敢言語往外走了月娘便向玉樓眾人說道我開口又說我多管不言語我又驚的慌一个人也拉刺將來了映前寄放之物那房子

氏雖自己
犯淫行
欲人犯行
如老婆子
叫一沒老婆
他作伴其
可知身教
婢妾等控
樣之計
如細觀即

告丈夫他
服滿要來
已為難處
知道

是你女人家
何況這
何人你有

賣弟了就是平白扯淡搖鈴打鼓的看守甚麼左右有他家馮
媽媽子再派一個沒老婆的小廝同在那里就是了怕走了那房
子也怎的巴巴叫來旺兩口子去他媳婦子七病八病一時病倒
了在那里誰扶持他玉樓便道姐姐在上不該我說你是一家
之主不爭你與他爹兩個不說話就是俺每不好主張的下邊孩
子每也沒奔投他爹這兩日隔三騙三的也甚是沒意思姐姐依
俺每一句話兒與他爹笑開了罷月娘道孟三姐你休要起這個
意我又不曾和他兩個嚷鬧他平白的使性兒那怕他使的那臉
烙休想我正眼看他一眼兒他背地對人罵我不賢良的淫婦我
怎的不賢良如今舊七八个在屋裡纔知道我不賢良自古道順
情說好話幹直惹人嫌我當初說着攔你也只為好來你既收了

他許多東西又買他房子他否則東西算那一本帳月娘可惡正

在此今日又圖謀他老婆就着官兒也看喬了何況他老服不滿你

不好娶他的誰知道人在背地裡把圈套做的成成的每日行茶

過水只瞞我一个兒把我合在缸底下今日也推在院裡歇明日

也推在院裡歇誰想他只當把个兒歇了家裡來端的好在院

裡歇他自吃人在他根前那等花麗狐哨喬龍畫虎的兩面刀哄

他就是千好萬好了似俺每這等依老實苦口良言着他理你理

兒你不理我想求你一日不少我三頭飯我只當沒漢子守寡

豈婦人忍在這里隨我去你每不要管他几句話說的玉樓眾人

訕訕的良久只見李瓶兒梳粧打扮上穿大紅遍地金對襟羅衫

兒翠蓋花泥粧花羅褰迎春抱着銀湯瓶綉春拿着茶盒走來上

第一奇書 二十回

人生活類
大量能容
高指美意

真字處
房與月娘眾人通茶月娘叫小玉安放座兒與他坐落後孫雪娥

也來到都通茶一處坐地潘金蓮嘴快便叫道李大姐你過來

與大姐姐下个禮兒實和你說了罷大姐姐和他爹好些時不說話都爲你來俺每剛纔替你勸了恁一日你改日安排一席酒兒

央及央及大姐姐教他兩個老公婆笑開了罷李瓶兒道姐姐分付奴知道于是向月娘面前插燭也似磕了四個頭月娘道李大

姐他哄你哩又道五姐你每不要來攪擾我已是暗下誓就是一百年也不和他在一搭兒哩以此眾人再不敢復言金蓮在旁拿

把抵子與李瓶兒抵頭見他頭上戴着一副金玲瓏草虫兒頭面并金蠶絲松竹梅歲寒三友梳背兒因說道李大姐你不該打這

草虫頭面有些抓頭髮不如大姐戴的金觀音滿也恰是過實林楊的好這李瓶兒老實就說道如此也

實林楊的好這李瓶兒老實就說道如此也

一件哩落後小玉玉簫來通茶都亂戲他先是玉簫問道六娘你

家老公公當初在皇城内那衙門來李瓶兒道先在惜薪司掌廠

玉簫笑道嗔道你老人家昨日挨得好柴小玉又道去年許多里

長老人好不尋你教你往東京去婦人不肖說道他尋我怎的小

玉笑道他說你老人家會告的好水災玉簫又道你老人家鄉裡

媽媽拜千佛昨日磕頭磕勾了小玉又說道昨日朝廷差四個夜

不收請你往口外和番端的有這話麼李瓶兒道我不知道小玉

笑道說你老人家會叫的好達達把玉樓金蓮笑的不了月娘罵

道恠臭肉們幹你那營生去只顧落他恁的于是把个李瓶兒

羞的臉上一塊紅一塊白站又站不得坐又坐不住半日回房去

第一奇書

二十回

上

可以

都怎

即我

豈不

夫我

This image shows a blank, aged, cream-colored page, likely an endpaper or flyleaf of a book. The paper has a slightly textured appearance with some faint smudges and discoloration, particularly along the edges, suggesting it is old. There is no text or other markings on the page.

女婿陳敬濟兩邊列坐樂人撮弄雜耍數回就是笑樂院本下去李銘吳惠兩個小優上來彈唱問着清吹下去四個唱的出來筵外遞酒應伯爵在席上先開言說道今日哥的喜酒是兄弟不當斗膽請新嫂子出來拜見拜見足見親厚之情俺每不打緊花大尊親奇絕并二位老舅沈姨丈在上今日爲何來西門慶道小妾醜陋不堪拜見免了罷謝希大道哥這話難說當初有言在先不爲嫂子俺每怎麼見來何況見有我尊親花大哥在上不倫不先做直刺友後做親更妙又不同別人請出來見見怕怎的西門慶笑不動身應伯爵道哥你不要笑俺每都拿着拜見錢在這裡不白教他出來見西門慶道你這狗才單管胡說吃他再三逼迫不過叫過

自巳 稱曰 子何 作者 久恨 此等 肺肝

子由
道
堪一
先友
親言
似有
能得
涎怕

玳安來教他後邊說去半日玳安出來回說六娘道免了罷應伯爵道就是你這小狗骨禿兒的鬼你几時往後邊去就來哄我玳安道小的莫不哄應二爹二爹進去問不是伯爵道你量我不敢進去左右花園中熟徑好不好我走進去連你那几位娘都拉了出來玳安道俺家那大猱獅狗好不利害倒沒的把應二爹下半截撕下來見伯爵故意下席趕着玳安踢兩腳笑道好小狗骨禿兒你傷的我好趁早與我後邊請去請不將來打二十欄杆把衆人四个唱的都笑了玳安走到下邊立着把眼只看着他爹不動身兒西門慶無法可處只得叫過玳安近前分付對你六娘說收拾了出來見見罷那玳安去了半日出來復請了西門慶進去然後纔把脚下人趕出去閉上儀門孟玉樓潘金蓮百方攛掇替他

伯爵類世進地私寡可少天地不可之物哈

抵頭戴花翠打發他出來上金銀金毛絲毛四個人中白着邊唱樂器導引前行麝蘭鬢雲絲竹和鳴婦人身穿大紅五彩通袖羅袍下着金枝線葉沙絲百花褰腰裡束着碧玉女帶腕上籠着金壓袖胸前纓絳纈紛裙邊環珮玎璫頭上珠翠堆盈髮畔寶釵半卸粉面宜貼翠花鈿湘裙越顯紅鴛小正是

恍似姮娥離月殿

猶如神女到筵前

當下四个唱的琵琶箏弦簇擁婦人花枝招展綉帶飄飄望上朝拜慌的衆人都下席來還禮不迭却說孟玉樓潘金蓮李嬌兒簇擁着月娘都在大所軟壁後所戲所見唱喜得功名遂唱到天之配合一對兒如鸞似鳳直至永團圓世世夫妻金蓮向月娘說道大姐姐你所唱的小老婆今日不該唱這一套他做了一對魚水

在夜四哥吃酒一同院中去那一腰間又大也可怕哉

團圓。世世夫妻把姐姐放到那里。那月娘雖故好性兒，聽了這兩句，未免有幾分惱在心頭。又見應伯爵謝希大這夥人，見李瓶兒出來上拜，恨不得生出幾個口來，誇獎奉承。說道：「我這嫂子端的寰中少有，蓋世無雙。休說德性溫良，舉止沉重，自這一表人物，普天之下也尋不出來。那里有哥這樣大福，俺每今日得見嫂子一面，明日死也得好處。」奇絕然天下確有此厚臉人因喚玳安快請你娘回房裡，只怕勞動着，倒值了多的。吳月娘眾人听了，罵扯淡輕嘴的囚根子，不絕。描良久，李瓶兒下來，四個唱的見他手裡有錢，都亂趨奉着。他娘長娘短替他拾花翠，疊衣裳，無所不至。月娘歸房，甚是不樂。只見玳安平安接了許多拜錢，也有尺頭衣服，并人情禮盆子。盛會玳安到月娘房裡，月娘正眼也不看，罵道：「賊囚根子，拿送到前

可就是下平片拿到我房裡來，做甚麼？玳安道：「多分付拿到娘房

裡來。月娘叫玉簫接了，掠在床上去。不一時，吳大舅吃了第二道湯飯，走進後邊來，見月娘。月娘見他哥進房來，連忙與他哥哥行禮，畢坐下。吳大舅道：「昨日你嫂子在這裡打攪，又多謝姐夫送了桌面去，到家對我說你與姐夫兩下不說話，我執着要來勸你。不想姐夫今日又請姐姐，你若這等把你從前一場好都沒了。自古痴人畏婦，賢女畏夫。三從四德，乃婦道之當。今後他行的事，你休要攔他。料姐夫他也不肯差了。落的做好好先生，纔顯出你賢德來。」月娘道：「早賢德好，來不教人這般憎嫌他。有了他富貴的姐姐，把我這窮官兒家了頭，只當亡故了的算帳。你也不要管他。左右是我隨他把我怎麼的罷。賊強人。」全無雅意從幾時這等變心，來說着

月娘就哭了。吳大舅道：「姐姐，你這不就差了？你我不是那等人家，快休如此。你兩口兒好好的，俺每走來也有光輝些。」勸月娘一回。小玉拿茶來吃畢，茶只見前邊使小廝來請吳大舅，便作辭月娘出來。當下眾人吃至掌燈，以後就起身散了。四個唱的李瓶兒，每人都是一方鎖金汗巾兒，五錢銀子歡喜回家。自此西門慶連在瓶兒房裡歇了數夜，別人都罷了，只有潘金蓮惱的要不得，皆地唆調吳月娘與李瓶兒合氣。對着李瓶兒，又說月娘容不的人。李瓶兒尚不知墮他計中，每以姐姐呼之，與他親厚尤密。一輕一提正是逢人且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

西門慶自娶李瓶兒過門，又兼得了兩三場橫財，家道營盛外庄內宅煥然一新。米麥陳倉，馬成羣奴僕成行，把李瓶兒帶來。

那天福兒改名琴童，又買了兩個小廝，一名來安兒，一名楊童兒。

把金蓮房中春梅上房王簫李瓶兒房中迎春玉樓房中蘭香一般兒四個丫頭衣服首飾粧束起來，在前廳西廂房教李嬌兒兄弟樂工李銘來家教演習學彈唱春梅琵琶玉簫學箏迎春學絃子蘭香學胡琴。每日三茶六飯管待李銘，一月與他五兩銀子。又打開門面二間，兌出二千兩銀子來，委傅夥計賁第傳開解當舖。安婿陳敬濟只掌鑰匙，出入尋計賁第傳只寫帳目秤發貨物。傅夥計便督理生藥解當舖兩個舖子看銀色做買賣。潘金蓮這邊樓上堆放生藥李瓶兒那邊樓上箱成架子，閣解當舖衣服首飾古董畫書玩好之物，一日也當許多銀子出門。陳敬濟每日起早睡遲，帶着鑰匙同夥計查點出八銀錢收放寫算皆精。西門慶見了

喜歡的要不的一日在前所與他同桌兒吃飯說道姐夫你在我家這等會做買賣就是你父親在東京知道他也心安我也得托了常言道有兒靠兒無兒靠婿我若久後沒出這分兒家當都是你兩口兒的誤事盡在自己敬齊放胆那敬濟說道兒子不幸家遭官事父母遠離投在爹娘這里爹娘擡舉莫大之恩生死難報只是兒子年幼不知好歹望爹娘耽待便了豈敢非望西門慶聽見他說話兒聰明乖覺越發滿心歡喜但凡家中大小事務出入書柬禮帖都教他寫但凡人家客到必請他席側相陪吃茶吃飯一時也少不的他誰知這小夥兒綿裡之針肉裡之刺又穿插敬濟一箱

常向綉簾窺賈玉

每從綺閣竊韓香

光陰似箭不覺又是十一月下旬西門慶在常時節家會茶散的

早未晞燈就起身同應伯爵謝希大祝賀念三個並馬而行剛出

了門只見天上彤雲密布又早紛紛揚揚飄下一天雪花來應伯

爵便道哥咱這時候就家去家裡也不收我每許久不曾進裡邊

看看桂姐今日趁着落雪只當盪浩然踏雪尋梅望他望去祝實

念道應二哥說的是你每月風雨不阻出二十兩銀子包錢包着

他你不去落的他自在西門慶吃三人你一言我一句說的把馬

逕往東街拘攔來了來到李桂姐家已是天氣將晚只見客位裡

掌着燈了頭正掃地妙做手老媽并李桂卿出來見畢禮上面列

四張交椅四人坐下老虔婆道前者桂姐在宅裡來晚了多有打

攪又多謝六娘賞汗巾花翠西門慶道那日空過他我恐怕晚了

他們客人散了就打發他來了說着虔婆一面看茶吃了了鬘就

安放桌兒設放案酒西門慶道怎麼桂姐不見虔婆道桂姐連日在家伺候姐夫不見姐夫來今日是他五姨媽生日堂轎子接了與他五姨媽做生日去了原來李桂姐也不曾往五姨家做生日去近日見西門慶不來又接了杭州販絢絹的丁相公兒子丁二官人號丁雙橋販了千兩銀子絢絹在客店裡瞞着他父親來院中鬪頭上拿十兩銀子兩套杭州重絹衣服請李桂姐一連歇了兩夜適纔正和桂姐在房中吃酒不想西門慶到老虔婆忙教桂姐陪看到後邊第三層一間僻靜小房坐去了當下西門慶听信虔婆之言便道既是桂姐不在老媽快看酒來俺每慢慢等他這老虔婆在下面一力攪掇酒餚蔬菜齊上須臾堆滿桌席李桂卿不免爭排雁柱歌按新腔衆人席上情投行令正飲酒時不妨西門慶往後邊更衣去也是合當有事忽聽東耳房有人笑聲西門

慶更畢衣走至窓下偷眼觀覷正見李桂姐在房內陪着一箇戴

方巾的蠻子飲酒

妙絕是西門眼中

繇不的心頭火起走到前邊一手把

吃酒桌子掀翻碟兒盞兒打的粉碎喝令跟馬的平安玳安壽童

琴童四箇小廝上來把李家門窓戶壁床帳都打碎了應伯爵謝

希大視實念向前拉勸不住西門慶口口聲聲只要探出蠻囚來

和粉頭一條繩子墩鎖在門房內那丁二官又是个小胆之人見

外邊嚷鬧起來慌的藏在裡間床底下只叫桂姐救命桂姐道呸

好不好還有媽哩這是俺院中人家當有的不妨事隨他發作叫

嚷你只休要出來老虔婆見西門慶打的不相模樣還要架橋兒

說謊上前分辨西門慶那里肯听他只是氣狼狼呼喝小廝亂打

險些不曾把李老媽打起來多虧了應伯爵謝希大視實念三人死勸活喇喇拉開了手西門慶大開了一場賭誓再不踏他門來大雪裏上馬回家正是

宿盡閒花萬萬千

不如歸去伴妻眠

雖然枕上無情趣

睡到天明不愛錢

此回文方便娶瓶兒事收拾乾淨也然則又是將六人一一描寫一番而二十五回春晝鞦韆猶是第二筆則此回早已收束二十回以趕文勢至二十九回內一齊結煞也甚矣作文固難看文猶難也看他用王姑子間中一笑話將六人俱提出便知此回文字之主意也

第一段寫月娘第二段寫玉樓而瓶兒金蓮二人隨手出落嬌兒雪娥二人遙遙影寫而孟三姐特地另寫上壽見風光與眾不同至金瓶二人另結見始合而終離也

寫西門月娘和好是一段玉樓主謀治酒又是一段眾人飲酒又是一段內插撒濟為元夜戲嬌姿作引李銘一來伯爵

二人一請又爲桂姐留後文地步。蓋不看破則西門勢必又娶桂姐來家。而直冷落。又何以爲後文穿插點染之用。故又必爲之留一地步。而西門之于桂姐已斷無娶之之情矣。文字經營慘淡。誰識其苦心。此是兩段照應的文字。在京茶傳外者。後接寫玉樓上壽。又將諸人後文俱用行令時自己說出。如金蓮之偷敬濟。瓶兒之死孽主樓之歸李衙內。月娘之干後文吳典恩。西門之于一部金瓶一百回內。以月娘避禍。孝哥幼化。與春梅嫁去守備陣亡作照。雪娥之于來旺以及受辱爲娼。皆一一照出。或隱或現。而昧昧者乃以爲六人行酒令。夫作者吃飯無事。何不可消閒。而乃爲人記酒令。故是故金瓶一書不可輕與人讀。

故蓋金蓮之先未有金蓮。而瓶兒之先已有一金蓮也。有一金蓮。而月娘亦爲之怨。則金蓮之妬可知矣。

月娘之與西門上氣。由瓶兒故也。曰瓶兒上氣之由。又因金蓮故也。則必欲寫月娘與西門不和。總欲襯金蓮之惡。而不盡爾也。觀瓶兒問西門有金髮髻沒有。而西門之對乃帶慚色。則大可知矣。蓋西門利瓶兒之財色。而月娘又專利其財者也。夫利人之財。而人感其財。以來雖不驕我。我已不堪矣。況乎上房現收其三千元寶。几箱珠玉。彼雖不言我已抱愧。兼之金蓮在西門處一挑。月娘處又一挑。安得不羞成怒。此又必然之勢。月娘之心事也。然而瓶兒已來。倘不一寫。即

收轉來則何所底止又安得放手寫如錦如花之熱鬧也故接手卽寫西門復如月娘烹茶之事蓋收轉之筆也

寫月娘燒香吾欲定其真僞以窺作者用筆之意乃翻卷靡日不得其故忽于前瓶兒初來要來旺看宅子先被月娘使之送王姑子廟油米去而知其假也何則月娘好佛起先未着一筆今忽與瓶兒來之第三日卽出王姑子後文王姑子引薛姑子乃至符藥等無所不爲而先劉婆子引理星又其明鑒然則燒香一事殆王姑子所授之好謀而月娘用之而效故後文紛紛好佛無已蓋爲此也況王姑子引薛姑子來後瓶兒念斷七經薛姑子攬去而月娘且深惱王姑子是爲薛姑子弄符水故在祖之也然則其引尼宣卷無非欲爲此奸險之事則燒香爲王姑子所授之言以欺西門無疑也

此本文言月娘燒香囑云不拘姊妹六人之中早見嗣息卽此愈知其假夫因瓶兒而與西門合氣則怨在瓶兒矣若云惱唆挑西門之人其怨又在金蓮矣使果有周南穆木之雅則不必怨旣怨矣而乃爲之所予是違心之論也曰不然賢婦慕夫怨而不怒然則不怨時不聞其祈了曰後文拜求子息矣夫正以後文拜求之中金未少及他人一言且囑薛姑子休與人言則知今日之假況天下事有百事之善而一事之惡則此一惡爲無心有百事之惡而一事之善則此一善必勉強月娘前後文其貪人財乘人短種種不堪乃此夜忽然怨而不怒且居然麟趾關雎說得太好反不像也況轉身

其挾制西門處全是一團做作。一團權詐。愈襯得燒香數語之假也。故反覆觀之。全是作者用陽秋寫月娘。真是權詐不堪之人也。

內金蓮摸香球云。李大姐生了蛋。問問一語。遂成生子。之

第二十一回

吳月娘掃雪烹茶

應伯爵替花邀酒

詞曰

瓶力如水。吳鹽勝雪。纖手破新橙。錦幄初溫。獸烟不斷。相對坐調笙。低聲問向誰行。宿城上已三更。馬滑霜濃。不如休去。直自少人行。黃絹幼婦

右調少年遊

話說西門慶從院中歸家。已一更天氣。到家門首。小廝叫開門。下了馬。踏着那亂瓊碎玉。到于後邊儀門首。只見儀門半掩。半開。院內悄無人聲。西門慶心內暗道。此必有蹊蹺。于是潛身立于儀門內粉壁前。悄悄听覷。只見小玉出來穿廊下放桌兒。原來吳月娘自從西門慶與他反目以來。每月吃齋三次。逢七拜斗。焚香保佑。夫主早早回心。西門慶還不知。只見小玉放畢香桌兒。少頃。月娘整衣出來。向天井內滿爐炷香。望空深深禮拜。祝道。妾身吳氏。作配西門。奈因夫主留戀烟花。中年無子。妾等妻妾六人。俱無所出。缺少墳前拜掃之人。妾宿夜憂心。恐無所祀。是以發心。每夜于星月之下。祝贊三光。要祈佑兒夫。早早回心。棄却繁華。齊心家事。不以此愈知其假拘妾等六人之中。早見嗣息。以為終身之計。乃妾之素願也。正是

私出房櫳夜氣清

一庭香露雪微明

拜天訴盡衷腸事

無限徘徊獨白惺

這西門慶不聽便罷。听了月娘這一篇言語，不覺滿心慚感。道：「原來一向我錯惱了他。他一篇都是爲我的心，還是正經夫妻。忍不住從粉壁前扒步走來，抱住月娘。月娘不防是他大雪裡來到，嚇了一跳，就要推開往屋裡走。被西門慶雙關抱住，說道：『我的姐姐，我西門慶死也不曉的你一片好心，都是爲我的一向錯見了。丟冷了你的心。到今悔之晚矣。』月娘道：『大雪裡你錯走了門兒了，敢不是這屋裡我是那不賢良的淫婦，和你有甚情節？』那討爲你的來，你平白又來理我怎的？咱兩個永世千年休要見面。』西門慶把月娘一手拖進房來，灯前看見他家常穿着大紅綉袖對衫，兒嬌兒又照越顯出他，恰似卿卿上之瑞狼也。

粉粧玉琢銀盆臉

蟬鬢鴉鬟楚岫雲

那西門慶如何不愛，連忙與月娘深深作了个揖，說道：『我西門慶一時昏昧，不聽你之良言，辜負你之好意，正是有眼不識荆山玉，拿着頑石一樣看過，後方知君子千萬饒恕。我則个月娘道：『我又不是你那心上的兒，凡事投不着你的機會，有甚良言勸你隨我在這屋裡自生自活，你休要理他。我這屋裡也難安放你，趁早與我出去。我不着了頭攢你。』西門慶道：『我今日平白惹一肚子氣，大雪來家，逕來告訴你。月娘道：『惹氣不惹氣，休對我說。我不管，你望着管你的人去說。』西門慶見月娘臉兒不瞧，就

折疊腿裝矮子跪在地下殺雞扯脖子裡姐姐長姐姐短月娘看不上說道你真个恁涎臉涎皮的我叫丫頭進來一面叫小玉那西門慶見小玉進來連忙立起來無計支他出去說道外邊下雪了一張香桌兒還不收進來小玉道香桌兒頭裡已收進來了月娘忍不住笑道沒羞的貨丫頭根前也調个謊兒小玉出去那西門慶又跪下央及月娘道不看世人面上一百年不理纏好說畢方纔和他坐在一處教玉簫捧茶與他吃西門慶因把今日常家會茶散後同邀伯爵到李家如何囑咐告訴一遍如今賭了誓甬不踏院門了月娘道你踹不踹不在乎我你拿响金白銀包着他你不去可知他另接了別个漢子養漢老婆的營生你拴住他身拴不住他心你長拿封皮封着他他也怎的

金蓮且難

西門慶道你

說的是于是打發了

月娘求教

月娘道教

你上炕就撈食兒吃

豈淑女

今日只容你在我床上就勾了要思

想別的事却不能勾西門慶把那話露將出來向月娘戲道都是

你氣的他中風不語了大睜着眼兒說不出話來的

豈教妻

月娘罵

道好个汗邪的貨教我有半个眼兒看的上西門慶不認分說把

月娘兩隻白生生腿扛在肩膀上那話插入牝中

豈漸

一任其爲

恣蝶採端雨尤雲未肯即休正是得多少

海棠枝上鶯梭急

翡翠梁間燕語頻

不覺到靈犀一點美愛無加麝蘭半吐脂香滿唇西門慶情極低聲求月娘叫達達月娘亦低聲睥睨枕態有餘妍口呼親親不絕是夜兩人雨意雲情並頭交頸而睡正是

亂髮雙橫與已饒
晚來獨向粧臺立

情濃猶復厭通霄
淡淡春山不用描

當夜夫妻交歡不題却表次日清晨孟玉樓走到潘金蓮房中未

會進門先叫道六丫頭起來了不曾春梅道俺娘纔起來梳頭哩

三娘進屋裡坐玉樓進來只見金蓮正在梳臺前整掠香雲因說

道我有椿事兒來告訴你你知道不知金蓮道我在這背哈喇子

誰曉的因問甚麼事玉樓道他爹昨日二更來家走到上房裡和

吳家的好了在他房裡歇了一夜金蓮道俺們何等勸着他說一

百年二百年又怎的平白浪着自家又好了又沒人勸他玉樓道

今早我纔知道俺大了頭蘭香在廚房內聽見小廝們說昨日他

爹同應二在院裡李桂兒家吃酒看出佳婦的甚麼被捉也至清

門窓戶壁都打了大雪裡着惱來家進門看見上房昨夜香

必聽見些甚麼說兒兩個纔到一搭哩了頭學說兩個說了一夜

話說他爹怎的跪着上房的叫媽媽上房的又怎的聲喚羅話的

礮死了相他這等就沒的話說若是別人又不知怎的說浪不

人一語金蓮接說道早是與人家做大老婆還不知怎樣久慣牢

成一個燒夜香只該默默禱祝誰家一徑倡揚使漢子知道了又

沒人勸自己暗裡又和漢子好了硬到底纏好乾淨假撇清玉樓

道也不是假撇清他有心也要和只是不好說出來的他說他是

大老婆不下氣到叫俺們做分上怕俺們久後玷言玷語說他敢

說你兩口子話差也虧俺們說和如今你我休教他賣了乖兒去

你快梳了頭過去和李瓶兒說去咱兩個每人出五錢銀子叫李

露出本相來

人則的

已則昏

金

我

瓶兒拿出一兩來原爲他的事起今日安排一席酒一者與他兩個把一杯二者當家兒只當賞雪耍戲一日有何不可金蓮道說的是不知他爹今日有勾當沒有玉樓道大雪裡有甚勾當我來時兩口子還不見動靜映出妙又上房門兒纔開小玉拿水進去了這金蓮慌忙梳頭盥漱和王樓同過李瓶兒這邊來李瓶兒還睡着在床上迎春說三娘五娘來了王樓金蓮進來說道李大姐好自在這唱時懶龍纏伸腰兒金蓮就舒進手去被窩裡摸見薰被的銀香毬兒道李大姐生了彈了又爲生就掀開被見他一身白肉那李瓶兒連忙穿衣不迭玉樓道五姐休鬼混他李大姐你快起來俺們有樁事來對你說如此這般他爹昨日和大姐姐好了咱每人五錢銀子你便多出些兒當初因爲你起來又點今日大雪裡

只當賞雪咱安排一席酒兒請他爹和大姐姐坐坐兒好不好李瓶兒道隨姐姐教我出多少奴出便了金蓮道你將就只出一兩兒罷你秤出來俺好往後邊問李嬌兒孫雪娥要去這李瓶兒一面穿衣纏腳叫迎春開箱子拿出銀子拿了一塊金蓮上等子秤重一兩二錢五分玉樓叫金蓮伴着李瓶兒梳頭洗面約一個李嬌兒和孫雪娥要銀子去金蓮看着李瓶兒梳頭洗面約一個時辰只見玉樓從後邊來說道我早知也不幹這營生大家的事相白要他的小淫婦說我是沒時運的人漢子再不進我屋裡來我那討銀子求了半日只拿出這根銀簪子來你秤秤重多少寫金蓮取過等子來秤只重三錢七分因問李嬌兒怎的玉樓道李嬌兒初時只說沒有雖是錢日逐打我手裡使都是明數的

樓此序
百金蓮
添之人我
書中日後

豈不知
骨无裡
米魂受用

八

夷媽家做生意去了。不想落後客爭手到後邊。看見紛紛印一

个蠻子吃酒。爹就惱了。不繇分說。叫俺衆人把淫婦家門窗戶壁。儘力打了一頓。只要把蠻子粉頭墩鎖在門上。多虧應二爹衆人再三勸住。爹使恁騎馬回家。在路上發狠。到明日還要擺布淫婦。哩。金蓮道。賊淫婦。我只道審確兒長年拿的牢牢的。如何今日也打了。如晚又問玳安。你爹真个恁說來。如晚玳安道。莫是小的敢哄娘。金蓮道。賊囚根子。他六揪不採。也是你爹的表子。許你罵他。想着迎頭兒。我們使着你。只推不得聞。爹使我往桂姨家送銀子去。哩。叫的桂姨。那甜如今他敗落了。來你主子惱了。連你也叫他淫婦來了。看我到明日對你爹說。也不說。寫得意之極。却又玳安道。耶嚶。五娘這回日頭打西出來。從新又護起他來了。莫不爹不在路上罵他淫婦。小的敢罵他。金蓮道。許你爹罵他罷了。原來也

許你罵他玳安道早知五娘厭犯小的小的也不對娘說玉樓便道小囚兒到別要說嘴這里三兩一錢銀子你快和來與兒替我買東西去今日俺們請你爹和你大娘賞雪你將就少落我們些兒我教你五娘不告你爹說罷玳安道娘使小的小的敢落錢干是拿了銀子同來與兒買東西去了且說西門慶起來正在上房梳洗只見大雪裡來興買了雞鴨喫飯逕往廚房裡去了玳安又提了一罈金華酒進來便問玉簫小廝的東西是那裡的玉簫回道今日衆娘置酒請爹娘賞雪西門慶道金華酒是那裡的玳安道是三娘與小的銀子買的西門慶道呵呀家裡見放着酒又去買分付玳安拿鑰匙前邊廂房有雙料茉莉酒提兩罈擡着這酒吃干是在後房明間內設錦帳圍着放下一海一北坐交椅備着大座

列酒筵不一時整理停當李嬌兒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來到後房來絕不請西門慶月娘出來當下李嬌兒把盞孟玉樓執壺潘金蓮捧菜李瓶兒陪跪頭一鍾先遞了與西門慶西門慶接酒在手笑道我兒多有起動孝順我老人家常禮兒罷那潘金蓮嘴快插口道好老氣的孩兒誰這里替你磕頭哩俺們磕着頭你站着羊角葱靠南牆越發老辣若不是大姐姐帶携你俺們今日與你磕頭一面遞了西門慶從新又滿滿斟了一盞請月娘轉上遞與月娘月娘道你們不和我說誰知你們平白又費這心玉樓笑道沒甚麼俺們胡亂置了杯水酒兒大雪與你老公婆兩個散悶而已姐姐請坐受俺們一禮兒月娘不肯亦平還下禮去治酒散若再行禮是何緣故玉樓道姐姐不坐我們也不起來相讓了半不言而月娘深愧矣

我本是隨
使女勝強
子多入笑
令居于娼妓
以西門不
能手

不必編花
氏之慘原
擇出產子
二性怎樣
未將此此
已衣衣恨

日月娘繼受了半禮金蓮戲道對姐姐說過今日姐姐看俺們面
上寬恕了他下次再無禮冲撞了姐姐俺們也不管了望西門慶
說道你裝憨打勢還在上首坐還不快下來與姐姐遞個鍾兒陪
不是哩尖極利極何物西門慶只是笑良久遲畢月娘轉下來令
玉簫執壺亦斟酒與眾姊妹回酒惟孫雪娥跪着接酒此處忽入
其餘都平叙姊妹之情于是西門慶與月娘居上坐其餘李嬌兒
孟玉樓潘金蓮李瓶兒孫雪娥并西門大姐都兩邊打橫金蓮便
道李大姐你也該梯已與大姐遞杯酒兒當初因為你的事起
來你做了老林怎麼還慙木木的那李瓶兒真个就走下席來要
遞酒被西門慶攔住說道你休听那小淫婦兒他哄你已是遞過
一遍酒罷了遞幾遍兒寫天性刻薄那李瓶兒方不動了當下

梅迎春玉簫蘭香一般兒四个家樂琵琶箏弦子月琴一面彈唱
起來唱了一套南石榴花佳期重會西門慶听了便問誰叫他唱
這一套詞來玉簫道是五娘吩咐唱來西門慶就看着潘金蓮說
道你這小淫婦單管胡枝扯葉的金蓮道誰教他唱他來沒的又
來纏我月娘便道怎的不請陳姐夫來坐坐又為元夜戲金蓮意
一面使小廝前邊請去不一時敬濟來到向席上都作了揖就在
大姐下邊坐了月娘令小玉安放了鍾筋合家歡飲然而武花二
矣可恨西門慶把眼觀看簾前那雪如掃綿扯絮亂舞梨花下的
大了端的好雪但見

初如柳絮漸似鵝毛刷刷似數鱗行沙上紛紛如亂瓊堆砌間
但行動衣沾六出只頃刻拂滿蜂鬚觀瑤臺似玉龍翻甲遠空
第一奇書 二十一回

此茶令人
想飲月
山行頗雅

飛飄粉額如白鶴羽毛連地落正是凍合玉樓寒起粟光搖銀
海燭生花月娘掃雪正是玉樓受困處

吳月娘見雪下在粉壁間太湖石上甚厚下席來教小玉拿着茶
確親自掃雪烹江南鳳團雀舌茶是清人與眾人吃正是

白玉壺中翻碧浪

紫金杯內噴清香是市非人吃茶

正吃茶中間只見玳安進來說道李銘來了在傍邊伺候西門慶
道教他進來不一時李銘進來向眾人磕了頭走在傍邊西門慶
問道你往那里去來來得正好李銘道小的沒往那去北邊酒醋
門劉公公那里教了些孩子小的瞧了瞧記掛着爹娘內姐兒們
還有幾段唱未合拍來伺候何以偏是今日記起寫桂姐處使西
月娘就將手內吃的那一盞木犀茶遞與他吃說道你吃了水去

且唱一个我听李銘道小的知道一面下邊吃了茶上來把筆絃
調定頓開喉音並足朝上唱了一套冬景絳都春唱畢西門慶令
李銘近前賞酒與他吃教小玉拿盞滿斟傾在銀法郎桃兒鍾內
那李銘跪在地下滿飲三盃西門慶又叫在桌上拿了四碟菜用
盤子托着與李銘走到下邊吃了用絹兒把嘴抹了走到
上邊直豎豎的靠着榻子站立如西門慶因把昨日桂姐家之事
告訴一遍李銘道小的並不知道一向也不過那邊去想起來不
干桂姐事都是俺三媽幹的營生爹也別要惱他等小的見他說
他便了小人當日飲酒到一更時分妻妾俱各歡樂先是陳敬濟
大姐往前邊去了樂後酒闌西門慶又賞李銘酒打發出門分付
你到那邊休說今日在我這里恩李銘道爹分付小的知道西門

第一回
慶令左右送他出門，于是妻妾各散。西門慶還在月娘上房歇了，有詩爲証。

赤繩緣分莫疑猜

屢屢夫妻共此懷

魚水相逢從此始

兩情愿保百年諧

却說次日雪晴，應伯爵謝希大受了李家燒鴨瓶酒，恐西門慶擺布他家，敬來邀請西門慶進裡邊陪禮。月娘早晨梳粧畢，正和西門慶在房中吃餅，只見玳安來說：「應二爺和謝爹來了。」西門慶放下餅兒，就要往前走。月娘道：「兩個勾使鬼，又不知來做甚麼。」你亦發吃了出去，教他在外頭等着去。慌的怎沒命的一般往外走。怎的大雪裡又不知勾了那去。西門慶道：「你叫小廝把餅拿到前邊，我和他兩個吃罷。」說着起身往外來。如月娘分付你和他吃了餅，要信着又勾引的往那去了。今日孟三姐晚夕上書哩。西門慶道：

回生、日作終是大章法

我知道，于是與應謝二八相見，聲喏說道：「哥昨日着惱家來了，俺門甚是怪說他家，從前已往在你家使費錢物，雖故一時不來休要改了腔兒。纔好許你家粉頭背地偷接蠻子，冤家路兒窄，又被他親眼看見，他怎的不惱休說哥惱俺們，心裡也看不過。儘力說了他娘兒幾句，他也甚是沒意思。」今日早請了俺兩個到家，娘兒們哭哭啼啼，跪着恐怕你動意，置了一杯水酒兒，好歹請你進去陪個不是。西門慶道：「我也不動意，我也再不進去了。」伯爵道：「哥惱有理，但說起來也不干桂姐事。這個丁二官原先是他姐姐桂卿的孤老，也沒說要請桂姐，只因他父親貨船搭在他鄉里陳監生船上，纔到了不多兩日，這陳監生號兩淮，乃是陳叅政的兒子丁

爵等均
娘子一流

此等
連我也

二官拿了十兩銀子在他家擺酒請陳監生送銀子來不想你
我到了他家就慌了、躲不及把个蠻子藏在後邊被你看見了、實
告不會和桂姐沾身、今日他娘兒們賭身發咒、磕頭禮拜、央俺們
二人好歹請哥到那里、把這委曲情由、也對哥表出、也把惱解了
一半、西門慶道我已對房下賭誓、豈對朋友的話再也不去、又惱甚麼、你
上覆他家、到不消費心、我家中今日有些小事、委的不得去了、慌
的二人一齊跪下、說道哥甚麼話、不爭你不去、顯的我們請不得
哥去、沒些面情了、到那里畧坐坐兒、就來也罷、當下二人死告活
央說的、西門慶肯了、可畏不一時、故桌兒留二人吃餅、須臾吃畢、
令玳安取衣服去、月娘正和孟玉樓坐着、便問玳安你爹要往那
去、玳安道小的不知、爹只叫小的取衣服、月娘罵道賊因根子、你

還瞞着我不說、今日你三娘上壽、壽哩你爺祖來晚了、我只打你這
賊因根子、玳安道娘打小的、官小的甚事、月娘道不知怎的、聽見
他這老子每來、恰似奔命的一般、吃着飯、丟下了、就往外不迭、又
不知勾引遊魂、撞屍、撞到多咱纔來、家中置酒等候、不題、且說西
門慶被兩個邀請到李家、又早堂中擺了一席齊整酒餚、叫了兩
个妓女彈唱、李桂姐與桂卿兩個打扮迎接、老虔婆出來跪着陪
禮、姐兒兩個遞酒、應伯爵謝希大在旁打譚耍笑、向桂姐道、還虧
我把嘴頭上、皮也磨、半邊去請了你家漢子來、就連酒兒也不
替我遞一杯兒、只遞你家漢子、剛纔若他撇了不來、休說你哭瞎
了你眼、唱門詞兒、到明日諸人不要你、我只好說話兒、將就罷了、
桂姐罵道、怪應花子汗邪了、你，我不好罵出來的、可可兒的我唱

以受光一
子作成
套世間
人可畏連
也怕紀東

門詞兒來應伯爵道你看賊小淫婦念了經打和尚倘他不來慌
的那腔兒這一回就翹膀毛兒乾了你過來且與我个嘴溫溫寒
着于是不由分說搜過脖子來親了个嘴桂姐笑道怪攘刀子的
看惟撒了酒在爹身上伯爵道小淫婦兒會喬張致的這回就疼
漢子看撒了爹身上酒叫你爹那甜我是後娘着的怎的不叫我
一聲兒桂姐道我叫你是我的孩子兒伯爵道你過來我說个笑
話兒你听一个螃蟹與田雞結為兄弟賭跳過水溝兒去便是大
哥田雞幾跳跳過去了螃蟹方欲跳撞遇兩個女子來汲水用草
繩兒把他拴住打了水帶回家去臨行忘記了不將去田雞見他
不來過來看他說道你怎的就不過去了螃蟹說我過的去倒不
吃雨个小孩淫婦候的恁樣了又點出桂姐兩個听了一齊趕着打
把西門慶笑的要不得的不說這里調笑頑耍且說家中吳月娘一

着置酒回席二者又是玉樓上壽吳大妗楊姑娘并兩個姑子都
合之假在上房裡坐的看看等到日落時分不見西門慶來家急的月娘

要不得金蓮拉着李瓶兒笑嘻嘻同月娘說道大姐姐他這咱不

來俺們往門首瞧他瞧去月娘道耐煩瞧他怎的金蓮又拉玉樓

說咱三个打夥兒走走去玉樓道我這里听大師父說笑話兒哩

等听說了笑話兒咱去那金蓮方住了脚圍着兩個姑子听說笑

話兒因說道大師父你有快些說那王姑子坐在坑上就說了一

个先虛寫金蓮道這個不好再說一个王姑子坐道一家三个媳

婦兒與公公上壽先是大媳婦遞酒說公公好相一員官公公云

我如何相官媳婦云坐在上面家中大小都怕你如何不相官一

陪次該二媳婦上來遞酒說公公相虎威皂隸公公曰我如何相
虎威皂隸媳婦云你喝一聲家中大小都吃一驚怎不相皂隸又
陪公公道你說的我好該第三媳婦遞酒上來說公公也不相官
也不相皂隸公公道却像甚麼媳婦道公公相个外郎公公道我
如何相外郎媳婦云不相外郎如何六房裡都串到至此六人皆
也把衆人都笑了金蓮道好禿子把俺們都說在裡頭那个外郎
敢恁大膽說罷玉樓金蓮李瓶兒同來到前邊大門首瞧西門慶
玉樓問道今日他爹大雪裡那裡去了金蓮道我猜他一定往院
中李桂姨那淫婦家去了玉樓道打了一場賭誓再不去如何又
去咱每賭甚麼官情不在他家寫玉樓金蓮道李大姐做証見你
敢和我拍手麼我說今日往他家去了前日打了淫婦家昨日李

銘那忘八先來打探子兒出

今日應一和

使鬼勾了他去我猜老虔婆和淫婦鋪謀定計叫了去不知怎的
撮弄陪着不是還要回爐復帳不知涎綿到多咱時候有个來的
成來不成大姐姐還只顧等着他玉樓道就不來小厮也該來家
回一聲兒正說着只見賣瓜子的過來兩個正在門首買瓜子兒
忽見西門慶從東來了三个往後跑不迭西門慶在馬上教玳安
先頭裡走你瞧是誰在大門首玳安走了兩步說道是三娘五娘
六娘在門首買瓜子哩西門慶到家下馬進八後邊儀門首玉樓
李瓶兒先去上房報月娘去了獨有金蓮藏在粉壁背後黑影裡
西門慶撞見嚇了一跳又爲燒香夜粉壁遙照且說道恠小淫婦
兒猛可唬我一跳你們在門首做甚麼來金蓮道你還敢說哩你

在那里這時纔來教娘們只顧在門首等着你西門慶進房中月

娘安排酒餚教玉簫執壺大姐遞酒月娘還不用主、婢、月、娘、遞酒、改也、不用、蘭香、玉、樓、上、先遞了西門慶然後

眾姊妹都遞了安席坐下春梅迎春下邊彈唱吃了一回都收下

去從新擺上玉樓上壽的酒并四十樣細巧名樣的菓碟兒上來

壺斟美醞盞泛流霞讓吳大妗子上坐吃到三更時分大妗子吃

不多酒歸後邊去了止是吳月娘同眾人陪西門慶擲骰猜枚行

令輪到月娘道前月娘道既要我行令照依牌譜上飲酒一个牌

兒名兩個骨牌名合西廂一句月娘先說六娘子醉楊妃落了人

珠環遊絲兒揪住茶縻架不過該西門慶擲說虞美人見楚漢爭

鋒傷了正馬軍只所耳邊金鼓連天震果然是个正馬軍吃了一

杯該李嬌兒說水仙子因二士入桃源驚散了花開蝶滿枝只做

了落紅滿地胭脂冷不遇次該金蓮擲說道鮑老兒臨老入花叢

壞了个三綱五常問他個非奸做賊拿果然是三綱五常吃了一

杯金蓮已該李瓶兒擲說端正好塔梯望月等到春分晝夜

停那時節墮墻兒險化做望夫山瓶兒已不遇該孫雪娥說麻郎

兒見群鴉打鳳絆住了折足雁好教我兩下裡做人難瓶兒已不遇

落後該玉樓完令說念奴嬌醉扶定四紅沉拖着錦裙欄得多少

春風夜月銷金帳為今夜本題作映又正擲了四紅沉月娘滿令

叫小玉斟酒與你三娘吃說道你吃三大杯纔好今晚你該伴新

郎宿歇因對李嬌兒金蓮眾人說吃畢酒咱送他兩個歸房去金

蓮道姐姐嚴令豈敢不依把玉樓羞的要不的少頃酒闌月娘等

相送西門慶到玉樓房門首方回玉樓讓眾人坐都不坐金蓮便

戲玉樓道我兒好好兒睡罷你娘明日來看你休要淘氣因向月娘道親家孩兒小哩看我面上凡事就待些兒罷玉樓道六丫頭你老米醋搯着做我明日和你答話金蓮道我嫌人婆上樓子老娘好耐驚耐怕兒于是和李瓶兒西門大姐一路去了剛走到儀門首不想李瓶兒被他滑了一交這金蓮遂怪喬叫起來道這個李大姐只像个瞎子行動一磨子就倒了我攔你去倒把我一隻脚踏在雪裡把人的鞋兒也蹣泥了月娘所見說道就是儀門首那堆子雪我分付了小廝兩遍賊奴才白不肯搥只當還滑倒了是月娘因叫小玉你拿个燈籠送送五娘六娘去西門慶在房裡向玉樓道你看賊小淫婦兒他蹣在泥裡把人絆了一交他還說人蹣泥了他的鞋恰是那一个兒就沒些滋味兒此處已伏恁一个

小淫婦昨日叫了頭們平白唱佳期重會我就猜是他幹的營生玉樓道佳期重會是怎的說西門慶道他說吳家的不是正經相會是私下相會恰似燒夜香有心等着我一般又點玉樓道六姐他諸般動兒到都知道俺們却不曉得西門慶道你不知這淫婦單管咬羣兒不說西門慶在玉樓房中歇宿單表潘金蓮李瓶兒兩個走着說話走到儀門大姐便歸前邊廂房去了小玉打着燈籠送二人到花園內金蓮已帶半酣拉着李瓶兒道二娘我今日有酒了你好歹送到我房裡李瓶兒道姐姐你不醉須臾送到金蓮房內打發小玉回後邊留李瓶兒坐吃茶金蓮又道你說你那個不得來虧了誰誰想今日咱姊妹在一个跳板兒上走不知替你頂了多少瞎銍教人背地好不說我奴只行好心自有天知道

罷了。李瓶兒道：「奴知道姐姐費心，恩當重報，不敢有忘。」金蓮道：「得
你知道好了。」瓶兒與月娘人門不合至此方完作者放筆想其滿身痛快也。一時春梅拿茶來
吃了。李瓶兒告辭歸房。金蓮獨自歇宿，不在話下。正是：

空庭高樓月

非復三五圓

何須照床裡

終是一人眠

此回方寫蕙蓮。夫寫一金蓮，已令觀者髮指。乃偏又寫一似
金蓮，特特犯手，却無一相犯而寫此一金蓮，必受制於彼金
蓮。若見金蓮之惡已小，試於蕙蓮一人，而金蓮恃寵爲惡之
胆又漸起於治蕙蓮之時。其後遂至陷死瓶兒母子，勾串敬
濟藥死西門，一縱而幾不可治者，皆小試于蕙蓮之日。西門
入其套中，不能以禮治之，以明察之，惟有縱其爲惡之性耳。
吾故曰：爲金蓮寫肆惡之由，寫一武大死爲金蓮寫爭寵之
由，乃寫一蕙蓮死也。

寫蕙蓮爲瓶兒受害作一小小前車。其意已批前讀法內，不
另載。

上半寫蕙蓮下半却是寫春梅夫于孫雪娥吃打後雖畧見一斑實未嘗正描春梅一筆今日金瓶已同入花園蕙蓮又出正好一頓住蕙蓮騰出筆來放手一寫春梅也

寫春梅必用罵李銘襯出者何也夫寫春梅之心高志大氣傲已隨處寫出今必欲特特寫出則必用一因起一事方好大家中起因于小厮媳婦了鬟中則小春梅身分聲價若于敬濟則未描其骨格先寫其墮落矣是用借李銘一襯則春梅矜尚自許主角崖岸誇大負氣數語皆見而于前嬌兒陷金蓮桂姐要剪髮一恨輕輕提出見得蓄恨已久無由報復今乘桂姐破綻敗露而李銘又適逢其會遂使拚千年不報之恨一日幾條素髮此時不服更待何時遂一發盡出而不費餘力也寫怨恨之于人如此作者固明明一線穿來而看者止見其寫春梅一面不知其又暗結金蓮一面而後文嬌兒于西門死後盜財付李銘手又必用春梅看見可想

第二十二回

蕙蓮兒偷期夢愛

春梅姐正色閑邪

詞曰

今宵何夕月痕初照等閒間一見猶難平白地兩邊湊巧向燈前見他向燈前見他一似夢中來到何曾心料他怕人瞧驚臉兒紅還白容光照入熱心見火樣燒

右調桂枝香

話說次日有吳大妗子楊姑娘潘姥姥衆堂客因來與孟玉樓做

生日月娘都留在後所飲酒其中惹出一件事來那來旺兒因他媳婦病死了月娘新又與他娶了一房媳婦乃是賣棺材宋仁的女兒他名喚金蓮當先賣在蔡通判家房裡使喚後因壞了事出來嫁與厨役蔣聰爲妻這蔣聰常在西門慶家答應來旺兒早晚到蔣聰家叫他去看見這個老婆兩個吃酒刮言就把這個老婆刮上了一日不想這蔣聰因和一般厨役分財不均酒醉厮打動起刀杖來把蔣聰戳死在地那人便越牆逃走了老婆央來旺兒對西門慶說了替他拿帖兒縣裡和縣丞說差人捉住正犯問成死罪抵了蔣聰命後來來旺兒哄月娘只說是小人家媳婦兒會做針指月娘歛了五兩銀子兩套衣服四疋青紅布并簪環之類娶與他爲妻月娘因他叫金蓮不好稱呼遂改名蓮蓮這人

人小金蓮兩歲今年二十四歲生的白淨身子兒不肥不瘦模樣兒不短不長比金蓮腳還小些兒後來居上性明敏善机變會粧飾就是嘲漢子的班頭壞家風的領袖若說他底本事他也曾

斜倚門兒立

人來側目隨

托腮并咬指

無故整衣裳

坐立頻搖腿

無人曲唱低

開窓推戶牖

停針不語時

未言先欲笑

必定與人私

初來時同衆媳婦上竈還沒甚麼粧飾後過了个月有餘因看見玉樓金蓮打扮他便把髮髻墊的高高的頭髮梳的虛籠籠的水髻描的長長的在上邊遞茶遞水被西門慶咬在眼裡一日設了

條計策教來旺兒押了五百兩銀子往杭州晉蔡大師製造慶賀

生辰錦繡蟒衣

早爲加官伏線文字每不肯作一筆用妙絕妙絕

并家中穿的四季衣服

往回也有半年期程明從十一月半頭搭在阜路車上起身去了

西門慶安心早晚要調戲他這老婆不期到此正值孟玉樓生日

月娘和衆堂客在後所吃酒西門慶那日沒往那去月娘分付玉

提山玉簫

簫房中另放桌兒打發酒菜你爹吃西門慶因打簾內看見蕙蓮

身上穿着紅綢對衿襖紫絹裙子在席上斟酒問玉簫道那個是

新娶的來旺兒的媳婦子蕙蓮怎的紅襖配着紫裙子怪模怪樣

到明日對你娘說另與他一條別的顏色裙子配着穿玉簫道這

紫裙子還是問我借的說着就罷了須臾過了玉樓生日一日月

娘往對門喬大戶家吃酒去了約後晌時分西門慶從外來家已

有酒了走到儀門首這蕙蓮正往外走兩個撞個滿懷

又與婦人對照一筆

西門慶便一手攔過脖子來就親了个嘴口中喃喃喃喃說道我

的兒你若依了我頭面衣服隨你揀着用

純以財動之便非金瓶一類矣那婦人

一聲兒沒言語推開西門慶手一直往前走了西門慶歸到上房

叫玉簫送了一疋藍段子到他房裡如此這般對他說爹昨日見

你穿着紅襖配着紫裙子怪模怪樣的不好看纔拿了這疋段子

使我送與你教你做裙子穿這蕙蓮開看却是一疋翠藍兼四季

團花喜相逢段子說道我做出來娘見了問怎了玉簫道爹到明

日還對娘說你放心爹說來你若依了這件事隨你要甚麼爹與

你買今日赶娘不在家要和你會會兒你心下如何那婦人听了

微笑不言

又另寫一淫婦樣

因問爹多咱時分來我好在屋裡伺候玉簫

道爹說小厮們看着不好進你屋裡來的教你悄悄往山子底下洞兒裡那里無人堪可一會老婆道只怕五娘六娘知道了不好意思的王簫道三娘和五娘都在六娘屋裡下棋你去不防事當下約會已定王簫走來回西門慶說話兩個都往山子底下成事王簫在門首與他觀風正是

解帶色已戰

觸手心愈忙

那議羅裙內

銷魂別有香

不想金蓮王樓都在李瓶兒房裡下棋只見小鸞來請王樓說爹來家了三人就散了王樓回後邊去了金蓮走到房中勾了臉亦往後邊來走入儀門儀門只見小玉立在房門首金蓮問你爹在屋裡小玉搖手兒往前指金蓮就知其意走到前邊山子角門首

只見王簫攔着門金蓮只猜王簫和西門慶在此私狎便直進去王簫慌了說道五娘休進去爹在裡頭有勾當哩金蓮罵道怪狗肉我又怕你爹了不由分說進入花園裡來各處尋了一遍走到藏春塢山子洞兒裡只見他兩個人在裡面纏了事婦人聽見有人來連忙繫上裙子往外走情事如畫看見金蓮把臉通紅了金蓮問道賊臭肉你在這裡做甚麼蕙蓮道我來叫畫童兒說着一溜烟走了金蓮進來看見西門慶在裡邊繫褲子罵道賊沒廉恥的貨你和奴才淫婦大白日裡在這裡端的幹這勾當兒剛纔我打與淫婦兩個耳刮子纔好不想他往外走了原來你就是畫童兒他來尋你你與我實說和這淫婦偷了幾遭若不實說等任回大姐姐來家看我說不說我若不把奴才淫婦臉打的脹猪也不算俺

們間的聲喚在這里你也來插上一把子

總是為此物起妬心

老娘眼裡却

放不過西門慶笑道怪小淫婦兒悄悄兒罷休要嚷的人知道我

實對你說如此這般連今日纔一遭金蓮道一遭二遭我不信你

既要這奴才淫婦

截斷讀書既也要如

兩個瞞神說鬼弄刺子兒我

打听出來休怪了我却和你們答話那西門笑的出去了金蓮到

後邊听見衆丫頭說爹來家使玉簫手巾裹着一疋藍段子往前

邊去不知與誰金蓮就知是與蕙蓮的對玉樓亦不題起此事這

婦人每日在那邊或替他造湯飯或替他做針指鞋脚或跟着李

瓶兒下棋常賊乖趨附金蓮

金蓮不言正為此也

被西門慶撞在一處無人

教他兩個苟合

向未嘗言

蕙蓮自從和西門慶私通

之後皆地與他衣服首飾香茶之類不等只銀子成兩常帶在身

邊在門首買花翠胭脂漸漸顯露打扮的比往日不同

寫蕙蓮身分

西門慶又對月娘說他做的好湯水不教他上大竈只教他和玉簫

兩個在月娘房裡後邊小竈上專頓茶水整理菜蔬打發月娘房

裡吃飯與月娘做針指不必細說看官听说凡家主切不可與奴

僕并家人之婦苟且私狎久後必致亂上下竊弄奸欺敗壞風俗

殆不可制

作者取人處文字一頓

一日臘月初八日西門慶早起約下應伯

爵與大街坊尙推官家送殯叫小廝馬也備下雨正等伯爵伯不

見到一面李銘來了西門慶就在大廝上圍爐坐的教春梅玉簫

蘭香迎春一般兒四個都打扮出來看看李銘指撥教演他彈唱

女壻陳敬濟在傍陪着說話

又寫西門正

唱三弄梅花還未了只

見伯爵來應保夾着毡包進門那春梅等四個就要往後走被西

門慶喝住說道左右只是你應二爹都來見見罷又託大

翟管家與伯爵兩個相見作揖待坐下西門慶合四個過來與

應二爹磕頭那春梅等朝上磕頭下去慌的伯爵還不迭誇道

誰似哥有福出落的恁四个好姐姐水葱兒的一般一个賽一个

却怎生好你應二爹今日素手促忙促急沒曾帶的甚麼在身邊

改日送胭脂錢來罷春梅等四八見了禮去了陳敬濟向前作揖

一同坐下西門慶道你如何今日這咱纔來應伯爵道不好告訴

你的大小女病了一向近日大小女三字早為後春梅不娶他小女

來散心住兩日亂着旋叫應保叫了轎作伏地之為春梅作博園應使後事現前敬濟必在傍也與

來了西門慶道教我只顧等着你咱吃了粥好去了隨即分付後

邊看粥來吃只見李銘見應伯爵打了半跪伯爵道李日新一向

不見你李銘道小的有連日小事在比邊李公公那里拜候來

着小厮放桌兒拿粥來吃十樣小菜兒四碗頓爛燉飯銀鑊兒

盛着粳米投各樣樣松菜品白糖粥兒西門慶陪應伯爵陳敬濟

吃了就拿小銀鍾篩金華酒每人吃了三杯壺裡還剩卜上半壺

酒分付畫童兒連棹兒擡去廂房內與李銘吃就穿衣服起身同

伯爵並馬而行與倘推官送殯去了只落下李銘在西廂房吃畢

酒飯玉簫和蘭香眾人打發西門慶出門了在廂房內厮亂頑成

一塊一回都往對過東廂房西門大姐姐房裡擡去了春梅止落

下春梅一个和李銘在這邊教演琵琶李銘也有酒了春梅袖口

子寬把手攙住了李銘把他手拿起畧按重了些被春梅怪叫起

來罵道好賊忘八忘八你怎的捻我的手調戲我賊少死的忘八

為甚不去淫婦
以此挾人以頭
不受辱罵罵人
多可笑

忘人 你還不知道我是誰哩一日好酒好肉越發養活的你這忘
八忘八 靈神兒出來了平白捻我的手來了賊忘八忘八 你錯下
三 這個鐵搬了你問聲兒去我手裡你來弄鬼爹來家等我說了把
你這賊忘八忘八 一條棍攆的離門離戶沒你這忘八忘八 學不
成唱了愁木司三院尋不出忘八來忘八 搬了你这忘八了忘
八如聞其聲被他千忘八萬忘八忘八 又聽二 罵的李銘拿着衣服往
外走不迭正是

兩手劈開生死路

翻身跳出是非門

當下春梅氣狠狠直罵進後邊來金蓮正和孟玉樓李瓶兒并宋
蕙蓮在房裡下棋只聽見春梅從外罵將來金蓮便問道賊小肉
兒你罵誰哩誰惹你來春梅道情知是誰耐耐李銘那忘八忘八

為何不出
怨誰
爹臨去好意分付小厮留下一桌菜併粳米粥兒與他吃也有玉
簫他們你推我我打你頑成一塊對着忘八忘八 雌牙露嘴的狂
的有些禪兒也怎的活春頑了一回都往大姐那邊去了忘八見
無人忘八 儘力把我手上捻一下吃的醉醉的看看我唾唾打笑
那忘八忘八 見我嚶喝罵起來他就夾着衣裳往外走了剛纔打
與賊忘八忘八 兩個耳刮子纔好賊忘八忘八 你也看個人兒行
事我不是那不三不四的邪皮行貨教你這忘八忘八 在我手裡
弄鬼我把忘八忘八 臉打綠了青絕金蓮道恠小肉兒學不學沒
要緊把臉氣的黃黃的等爹來家說了把賊忘八忘八 攆了去就
是了那里緊等着供唱撥錢哩怎的教忘八忘八 調戲我這了頭
我知道賊忘八忘八 業確子滿了春梅道他就倒運着量二娘的

兄弟那怕他二娘莫不挾仇却我五娘兒罵李銘因此點出藏宋

蕙蓮道論起來你是樂工在人家教唱也不該調戲良人家女子

照顧你一个錢也是養身父母休說一日三餐六飯兒扶侍着金

蓮道扶侍着臨了還要錢兒去了按月兒一個月與他五兩銀子

賊忘八錯上了墳你問聲家裡這些小厮們那个敢望着他雌牙

笑一笑兒吊个嘴兒遇歡喜罵兩句寫春梅至此若不歡喜拉到地主

手根前就是打賊忘八忘八造化低你惹他生姜你還沒曾經着

他辣手因向春梅道沒見你你爹去了你進來便罷了平白只顧

和他那房裡做甚麼却教那忘八忘八二調戲你絕是春梅道都

是玉簫和他們只顧還笑成一塊不肯進來玉樓道他三个如今

還在那屋裡春梅道都往大姐房裡去了玉樓道等我瞧瞧去那

玉樓道起身去了良久李瓶兒亦回房使繡春叫迎春去至晚西

門慶來家金蓮一五一十告訴西門慶西門慶分付來興兒今後

休教李銘來走動自此斷了路兒不敢上門正是

習教歌妓逞家豪 每日閒庭弄錦槽

不是朱顏容易變 何繇聲價競天高

我前看金瓶梅一書粗心想其必有不解之怨名

伸之怨次看其所怨者以人而怨者以人當時之為第一也

西門也其次也衆人分其淺深罵之而已不意于此奉

看至西門大相相家一節陸然有似人告之曰非也未

可以罵西門為首之惡罵也又何以則看其自南卷一

講至西門教化孝哥可於月娘實年一字罵其妻女子

弟也清上其其於西門其何等富貴其被人恥辱其辱

西門子又稱如哉統侯公之看其再出高眼小眼
之可耳

